



白沙子全集卷之三

簡

與陳進士時周

時周水菽之養自垂髫迄今三十年韓退之稱
孟東野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混混與世
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時周盖有之矣時
周別去益思時周平生履歷之難大畧與老朽
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節孝者真百鍊金
孝子也頃歲有答林府主壽老母生日詩云有



母年齡暮逢辰喜懼深多儀焉敢卻揣分故難
任錦段拈香拜仙醅洗盞斟獨慙非節孝未了
百年心因事惟賢寄不足於詞詩中發之盡矣
抑聞之子不私於親非子也士不明於義非士
也賢者審擇內外取舍之宜以事其親愛日之
誠而無不及之悔在我而已

與袁進士書

足下去青山登黃甲一旦取貴官如反掌人皆
華足下而不知足下之不樂乎內足下之心形

於書尺足下之辭甚直誦之揆之允足下之事
無是非可否得失足下一一具言之足下過於
時人遠矣時人或錚錚自許其不欺反出足下
下雖然足下慷慨自任不能吞炭爲啞以取容
於時則將大聲長鳴於仗馬間乎此非僕所敢
聞也緝熙坐青湖山三年矣德孚旦夕過我其
問足下也告之

復林府尊

順德令來辱書承以送東山先生序文屬之僕

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已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
觀當世未見有如此者僕所目擊序奚宜辭顧
僕平生拙學於出處語默有不容不致其慎者
不敢不告也僕於送行之文間嘗一二爲之而
不以施於當道者一則嫌於上交一則恐其難
繼守此戒來三十餘年矣苟不自量勇於承命
後有求者將何辭以拒之僕聞愛其人必欲其
美僕之辱愛於執事不可謂不厚獨於此偶未
之察耳伏惟執事終始此愛不強其所不能卒
甚幸甚有李某者嘉魚人近自其鄉來白沙其
人東山先生知之其爲文有氣采僕讓之慷慨
特達樂聞人之善而樂道之僕謂執事倘可以
此文托之乎然否惟命

與黃太守

聖天子即日命下拜端守黃公叅政病夫某聞
之喜連日病夫與公舊故能知公剛方有力能
集事使得高位以行其志以有聞于後病夫之
心公之心也能勿慶乎謹具羊酒菲儀帕一方

絹一疋以表下忱伏希鑑納

與張太守克脩

邇者修建祠宇墓亭各已有緒實賴仁者廣濟之力知感知感竊聞治郡以嚴令下而人爭趨之無敢後者向去買木人不知所裁木被雨漂流者民之負約者一切宜置之而以聞於左右夫利乃衆人所趨義則君子所獨萬一以我故干累於民非細事也告乞已之千萬之懇自茲以往更不發人買木亦乞明示該縣將來切囑

切囑制中不他及

與丘蘇州

辱書知起處甚慰僕以疾病跼伏海隅比於縉紳往還中非平昔素知不敢輒上問多罪多罪承喻周翠渠守廣德有聲因記曩歲周侯贈賀克恭詩云黃門仙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周侯後以進士留京以書來番禺僕次韻戲之未及寄去周侯尋守廣德僕以不能默然而竊喜周侯之

有爲又喜先生能與人善益思周侯所以處於
克恭與僕之間其始終去就可不可之權先生
蓋未知之也爲絕句一篇并前次韻錄去以發
千里一笑

又

自閣下領郡去京師與僕不相見者五年矣閣
下宦業益進僕沾疾來凡百事不如昨今羸然
一衰氓矣常常思慕閣下然但意其在黃耳不
知其去而爲蘇也比者獲手教承先府君棄世

已久閣下復守此大郡豈無悲忻終闕吊賀不
罪不罪閣下秉好德之常性有成物之美意辭
氣所發藹然盛大如閣下之心達之天下有餘
也奚論一郡僕於是不能不一賀非賀閣下也
賀蘇之人得賢守使鰥寡孤獨者得其所也雖
然閣下不以行道自任而以養親爲辭僕於此
蓋又不能無疑也郡準古封建爵爲諸侯出入
備五馬之容刑賞行一郡之政邦之安危民之
休戚無不繫也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言不可濡滯也僕聞之君子之事親也盡其
在我者不必其在人者苟吾之所爲不畔乎道
不愆乎義則其爲孝也大矣祿之失得弗計也
閣下以爲何如朱侯詩跋向何處批判幸飛示
僕在京時居仁嘗通一札但未識面耳梁石克
恭皆僕平生所深望便中聲意爲感

與鍾地曹

所卜新兆形勢甚具穴甚的竊料其中當有好
土昨日所見止是膚淺處更宜深掘見之但不

及水泉儘深無害蓋土色美惡不同氣亦隨之
而異乘其美者則吉乘其惡者則否此可理推
不可拘泥塋法淺深之文如范越鳳云凡穴宜
及一丈外則不爲草木之根所及其說亦似有
拘若掘止八九尺間見有好土不止則傷龍若
深掘而無好土則無如之何今限以塋隴宜淺
之說恐其下實有好土而或爲浮面粗惡所隔
則舉全地而棄之矣可不慎歟程子以土色光
潤爲地之美塋家以驗土色爲辨吉凶捷法此

不易之論可以默會矣况此山來勢極是雄猛
必得融液之土方爲全美亦不可草草也

與林春官

辱書久未謝今者寄到手札并手扇二握仰仰
來忱可勝愧感閣下以六品之秩居部官非祿
仕明矣要能脫外榮樹立功名天下共責望况
於僕者哉僕非不願爲此顧無閣下之才與閣
下之位矧今髮日就種老逐病來病與懶遭於
世間凡百事脫落盡故於左右期之耳承諸公

起居甚慰周先生爲廣德得人心稍稍前此立
蘇州書來亦謂如此可賀可賀往者京師與廣
德步月閑談異日或出或處必相料理今日閱
此締罷因記木蘭溪上浣青衫之句不覺呵呵
遂成拙詩梁石終爲廣德州木蘭溪上水空流
詩中往昔三人共海上如今兩鳥囚給事易爲
清靜退山人真脫網羅愁如何皂蓋不歸去應
爲蒼生未肯休以爲使廣德及克恭輩見之當
發一笑故併錄奉左右倘達之諸公亦足當一

簡也

與吳惠州繹思

僕腐儒也生嶺左四十又七年矣乃無以自見於天下頃因一二輩流妄加推讓於有所不爲之中置賤姓名焉執事從而齒錄之乃不自矜重具酒與幣勤一介於千里賜之手札而問焉僕何足以當此慚慚悚悚然僕之所以不辭於執事非昧於自度辱執事使也徒欲以廣執事之心使天下稱執事者以執事爲有禮且曰執

事於不賢而譽且禮之况其所謂賢者乎亦昔人請自隗始之義也郡大封也太守大官也當風化未還之日獄訟日繁幸而主者不敢怠於其職疲神竭知夜以繼日孳孳猶恐弗及如此者今之所謂賢守也執事光明磊落優游而敦大規模氣象迥異常流使勤於聽訟矣而又不遺其本焉此僕所以乘風而知慕覽幣而弗辭其心盖又有激於此也若夫君子進爲君退爲親進退可否之機執事研之熟矣僕何敢仰疑

於萬一哉使回并此布悃不罪

與汪提舉

弘治戊午
月九日作

白沙陳某啓千里一緘由辭以得意足下垂愛
之至非尺牘能盡章何德以報之承示近作足
見盛年英邁之情大抵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
先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今之言詩者異於
是篇章成即謂之詩風韻不知甚可笑也情性
好風韻自好性情不真亦難強說宰相與勉之
知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求之在我毋泥見聞

優游厭飫久之然後可及也人自海南來者稱
足下事功之偉阮從事至益聞所未聞足慰翹
企雖然局於見聞者未必知也如修古等作誠
美矣人徒知慕修古之名抑孰知修古之實之
著於今日者何如也觀往可以知來一真一切
真得其門而入者無遠弗届也慕竹記文章心
許之病未能耳足下欲顯其親於無窮豈專待
是耶白洋真境想像不來別紙塞命良慕高尚
耳不多及

又

足下事功之奇襟韻之勝安得一寄目於冷香
 以盡作者之妙今之畫圖能令武夫俗吏見者
 莫不鼓舞稱快况吾人哉雖然非病夫意也病
 夫何足以當之足下以是心求進於古之人庶
 乎無遠之不至矣嘉貺不一照領錄來諸作每
 讀一篇輒欲奉和而病未能慕竹記文大書表
 墓均之未可牽勉小詩四首錄於卷中徒於阮
 從事過江門一次依准還海上耳高明必能亮
 之李世卿期我於朱陵沈督府書來問行張東
 所已辦一杖雙屨隨我顧今病勢尚未可動餘
 無足道者

與顧別駕止建白沙嘉會樓

執事未有不以公務而止弊邑者今日之事欲
 為名教樹無窮風聲於後代而姑托始於僕以
 為之名伏惟按治廣東侍御熊公揭名嘉會選
 能集事一人使相地白沙問於我府主林先生
 以得執事遂盡聞於我藩憲諸老先生倡斯和

白汝子全集卷三
之興一役而衆論攸同舉一義而多士知勸百
餘年間嶺海之內未聞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顧
僕何人俾以虛譽濫竽斯會區區不勝感激愧
悚之至執事以才識卓異見重於時諸公誠信
而委之僕愚以今地方多虞民苦力役斯亭之
建雖以賢別駕主之然寸土尺木不無勞費在
民願執事再加處分以復按治之命苟可已之
不但紓民之力而負且乘之譏亦且不及老朽
以貽玷諸賢尤見執事相愛之至也幸甚幸甚

又

山樓小構清白俸餘之助得之公不以愧謝士
誑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此僕所以每受賜而
每不辭於公也雖然厚德不可以不報尚友古
人永矢一心進以禮退以義不受變於時俗近
之則可親遠而望之益光此僕所願望於公如
是若徒以身為滿壑無所規益舍已循人與時
勢上下非僕之志也鐫者偶有所適碧玉樓詩
刻俟後寄所示從吾先生送張巡檢詩何不類

白沙子全集 卷三
平生之言也分惠諸兒輩及諸士友曆日分付
一一感公盛德并此爲謝

與余通守

某啓今日里長付到黃曆五本前此寄來鄉試
小錄一本具有封識已一一驗領疊辱台貺豈
勝榮幸某本田野之人濫竽士列允於公卿之
門惟知尊敬盡禮而已不敢隨衆奔走以負其
初其有賜於某者既於家中拜受更不進謝惟
炤亮不具

復胡推府

辱書英特不群之氣溢於言外而其中耿耿欲
與世抗尤於詩焉見之前數日托倪指揮送去
手書弗及想未達也承以得卑官爲喜古之善
處困者如是雖然未若忘之愈也忘之都無事
矣詩本溫厚和平深沉婉密然後可望大雅之
庭執事之作其果近之乎如其未近則當易故
求新增其所未高濬其所未深然不獨作詩爲
然也卧病餘旬不能舉動感茲遠別又重違左

右強勉數紙不能佳也不審何日離省區區馳戀之私想能亮之書墨并此謝

與左知縣

章啓頃者欲留一飯爲他客所併別去匆匆一語不能究至今惜之黎生來辱書無多貺硯石之竒尤爲難得昔伊川先生以一詩酬王侔惠藥傳之至今明府善爲邑使百姓歌之老朽雖不習於辭尚能爲明府執筆作循吏傳傳之天下後世以爲美也明府寧不許我耶瞻奉未涯

謹奉啓不宣

又

昨來枉顧老夫胸中又著一左明府矣由鄧生之言知明府遺愛仁化已多今者僉封得此賢牧幸甚幸甚老病林下每聞四方郡縣得人輒爲生靈喜况目擊其人乎公程還日過白沙少留片餉細話平生志業以慰老懷是所願也

與順德吳明府

頃者從事至辱書貺爲感適姜仁夫在坐不即

裁答仁夫說足下縷縷去歲首夏李世卿過白沙至臘初始別閑與論一時人物世卿亦以後進之才稱足下章於足下所存不待書而悉也念昔蒼梧之會潦畧幾於失君矣顧今乃蒙不鄙瞻望清光於咫尺得非幸歟章衰疾不出足下拘於官守未有相見之期惟當洗耳林下以冀僂壤頌聲之來足下將不以循吏之事讓古人也

又

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以張梧州先生與獻臣近日所爲章皆未得其詳不敢懸決是非俟面盡

又

梁生至辱手書具審被誣事今已釋然甚慰明府惠愛在民民以是報何耶九天損之來吾無以取之可以言命矣唐中丞稱潘時用之賢悼鄒汝愚之死小抑大扶朝低夕昂張梧州之於督府皆可謂知己之遇夫復何憾承一一示明

府豈徒羨彼者耶陶邦伯才能集事威能禦暴
便可當一面之寄其它未敢輕議大抵用人不
求備議者謂中丞公人物一大鑪冶百鍊之則
真金出焉順德小邑治之不難而有難者其誠
乎誠則不言而民信無爲而化成觀於明道先
生治縣則可知用智之不足貴矣承下問不敢
不盡明府以爲何如

與趙明府

平後山碑文僕已謝於陶公非敢有愛於言也

夫文以紀功必書首事主後山之後者誰乎今
秦公已去存者兩府皆非知僕者也孟子譏未
同而言此豈止於未同而已耶一二十年来僕
與人爲記序等文多不過十數碑而已爲陶公
者半之謂僕於公有所擇於言乎必不然矣司
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先生
不對公曰出於子口入於光耳何害伊川終不
爲言之語默要自有當也若不問可否惟以相
與之密而責之言伊川爲不忠矣僕廢退之餘

恐收歛之不謹以取罪累實非有他也惟執事
亮之

荅陽江柯明府

頃者有胡秀才來謁白沙能道執事志行之美
章多病少出於執事無一日之雅聞秀才言爲
之動容起敬已置執事於東南十郡內賢守宰
之列所謂生而民愛戴之死而民俎豆之以此
期待陽江而注仰之久矣蒙辱手教承已表識
張太傅墓又於墓前構祠祀之與厓山同幸甚
幸甚以今觀之執事所作皆風化首事尋常只
是簿書俗吏取辦於目前耳何嘗望見陽江脚
板耶祠記某當作昔聞秀才言執事表墓建祠
某已心許執事矣顧今拙病未能脫體少延歲
月爲之未晚也病倦不能具大狀使回聊此復
餘不一一

與任明府

昨蒙枉顧感感一談之頃愧又病未得脫體精
神不能自達愧負何限雖然造次間已覺明府

白沙子全集卷三
英邁之氣出於人上者可畏可喜異時當爲賢
宰牧有聞於天下後世新寧之民一何幸歟今
日又蒙多貺之及感忤感忤以新作之邑遇新
除之令凡百政令皆自我出未有壞於前者事
機之會如此亦可賀也老拙以爲天下之事成
之惟在威信威信一立無事不可爲苟無威信
則無其本難乎其立政矣明府裁之病倦執筆
匆匆不究所欲言謹此布謝而已惟照亮幸幸

與曹知縣

執事去新會二十年矣何由復見執事日侍貞
節堂延接四方賓友與言昔者土木之興衆工
一日具舉執事悉心於名教常在目雖不見
猶見也堂成而執事解官堂今存而老母下世
俯仰今昔情如之何恭惟執事才足以立事勇
足以行志而竟不爲世用或云見曹長官於京
師或云退而家居慷慨如平時欲致一書慰執
事無可托者男子蓋棺事方定士所遇有時焉
耳鮑叔有聞於後代以其能真知管仲也雖不

仕齊有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鮑叔賢之烏乎
世復有斯人乎執事以某之言爲然則凡世所
汲汲而後見者皆不足以望執事亦非所以厚
執事也李世卿還嘉魚輒此奉候粗布二端表
遠忱制中不多及

與梁知縣

三郎回能道漳平初政甚慰懷仰居下而能獲
乎上事功將日大聲聞將日著可賀今之從政
者豈必盡如古之人但髣髴其一二世必以良
吏目之矣又能始終表裏無間將來必大有可
觀幸卒勉之老拙之望也比者小廬山瑩封粗
畢遠煩致奠哀感可涯竒娘子母計各安好漳
平風土想與此間無甚異惟善調攝勿令生疾
惠絹感感耳邊常得好消息不用寄物也

與鄺知縣兄弟

丁明府彥誠今之良宰官也遺愛在邑邑人思
其德欲爲廟以報之此義舉也吾輩當爲之倡
今附去疏文一首幸留意富者多助貧者一錢

勿棄大要見此舉報往勸來出於民心之公庶
幾光明正大可以傳遠今卜地在白沙里社前
與嘉會樓相望亦其平生所樂遊之地留題真
蹟尚在壁間吾知其必享也

與林郡博

先生
門人

近連得緝熙兩書烏乎尚忍言哉平湖別家踰
十年官滿來歸不見仲氏見母夫人豈非幸耶
再如京師謁選未及一載歸哭几筵前有就祿
之請而人見疑後有終養之圖而母不待且母

與褒之恩孰重章謂哭子之愛尚可割哭母之
恨無時休不肖孤不丐先帝之仁寧免終天
之憾耶緝熙孝稟自天豈無念母之誠因斗升
之祿以求便養無難處者特於語默進退斟酌
早晚之宜偶欠一決遂貽今日之悔而世之議
緝熙者多矣當是時雖使一恒人非沉酣利欲
得已不已者處之亦必不能不為之動心而變
色况賢者乎自茲以往緝熙其皎潔磊落不為
混混之迹所以慰慈靈於地下而解群惑於當

年如毛義焉可也若不理會此處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素辱厚愛計必不見訝是以盡言之定山近日之出誰實啓之其意云何希垂示江西來日者未過白沙銀瓶嶺合塋只看年月利否餘不用問人憂病中未由奔慰謹奉疏不盡欲言

又

子逢家人至得書具審太夫人以正月六日祔于竹齋府君銀瓶嶺之墓褒亦祔焉爲慰是月三日章亦奉遷先考墓于小廬山與先妣同處日者云是歲官交承之日百無所忌遂用之居喪不能免俗多此類也君子所以報其親蓋自有其大者顧吾之所立何如耳來喻知孔而不知毛老朽所望於賢非歟此翁明年滿七十世寧有七十老人發狂著書與故舊作炒也有言無補於人之不足託於靈龜以正朶頤而不知止耶李世卿自嘉魚來與湛民澤往遊羅浮今殆一月矣未知所得何如老朽亦欲深潛遠去

白沙手集卷三
為終老計此間民日變為盜地方多虞白洲李
先生為卜地於省城破數百金古人之事不意
今復見之顧今暮景所以落莫耳目之用不息
事隨日生委餘齡於尋常喧囂之境恐卒不能
成其美未易裁也歲首白沙嘉會樓成白洲李
先生遣人走定山求記比得南京李學錄書中
間報莊驗封以去秋八月履任尋得疾卧家至
冬間發此書時已聞定山將出謝病未審然否
想欲知故及

又

碧玉樓上聯句云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吾
以待時之人可也聖人不為也吾以待門人子
弟不已薄乎有不得不然者免怨而已緝熙抱
耿耿于茲幾年今發於此適有客及門求見不
暇詳荅然大畧具矣如何如何

又

遠闊日多忽枉來問不啻如珠貝之入手也亡
兄不幸早世十月在殯後此尚二十日始克就

寔積痛成疾章不足念如老母何承少寬之喻
伏紙摧咽頃者與子逢書中間一二近况與悼
秉之等詩想次第經目矣餘非面莫究主考闈
藩令譽藹然可賀可賀傳聞鄉試錄好文字想
皆出總裁之手恨未及見耳別紙見示奏草此
事在今日不言而去揆諸易果不當歟夫以無
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老孺人
之旁計未能猝離而平湖之旆亦難久留不審
何以處之區區注仰之私與月俱積錄近作一
二見意早晚能一過白沙否耶景雲如桂陽未
返張憲僉日夕至學景易惟課訪是急諸姪營
葬事往候無人惟加照

又

承諭進學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病卧在床
忽得此柬讀之慰喜無量自不覺呻吟之去體
也終日軋軋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
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
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

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
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
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
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
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
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
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
上下貫徹終始袞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
也自茲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
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
該括耳病中還答不周言多未瑩乞以意會前
此所諭命之理以下數段亦甚切實有味愧不
時復草席香各領賜感感

復梁二教伯鴻

尹秀才至辱書兼拜汝帖之貺感感足下病不
能任官貧不能供母迂不能入俗直不能干人
足下持此子子何以度世哉承欲挾卜以遊足
下設言之以自遣耶將仰給於是如昔君平之

白沙子全集卷三
為耶頃者何廷矩在胥江開卜肆竟無一人售者足下聞之否耶此非愚慮所及足下善自謀之無令古人笑今人也顏淵季路皆可師法聞足下有少田業勤耕而節用可以不死雖其旨之奉不足亦士之常分揆於道義無不安也舍此而他圖心日勞而困日甚足下其如命何哉人還匆匆聊此復不能悉

與湛民澤

先生門人

來喻與拙裁意不相涉無恠乎前此之多言也

久居於危不在仕止之間蓋嘗兩遭不測之變幾陷虎口矣不得已為謁銓之行所以避之非出處本意也吾子其亦聞之否乎平生故人朱少保李閣老潘待詔徃徃寄聲以不能去離此邦為懼假令見幾而作當不俟終日遑恤其他特患不得其時耳康節詩云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然則百年之遇宜未有今日所恨子孫世家于越老朽亦欲為後人立少基緒使可傳也目今要建幾祠宇修幾墳墓政恐

小祥在轉瞬間若更因循措辦不來更一轉瞬
大祥至矣吾事不了奈何奈何憂病相持歲云
暮矣安知其終不汨沒於塵土耶區區可疑者
吾子其深亮之

又

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平
置足其巔若覆平地四顧脫然尤為奇絕此其
人內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
遊八極未足言也承羅浮之游甚樂第恐心有
所徃情隨境遷則此樂亦未免俗樂耳黃龍朱
明不可居吾之此心已在祝融之上矣吾非厭
近而求遠顧民澤何以處我耶世卿錄去近稿
二幅可以代面語不具

又

碧玉樓卧病踰半月忽得手札讀之喜甚遂忘
其病也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
也才覺病便是藥也眼前朋友可以論學者幾
人其失在於不自覺耳近因衰病精力大不如

前恐一旦就木平生學所至如是譬之行萬里之途前程未有脫駕之地真自枉了也思於吾民澤告之非平時漫浪得已不已之言也倘天假之年其肯虛擲耶附去藥錢一百煩手丸寄渡子回景雲在病也

回祝主簿

未拜一顧之勤此貺疊至皇恐皇恐閣下以至公待民使一邑受賜則惠之所及廣矣豈獨某哉夫公必有養而後能某於今日之賜不敢不受亦不敢不讓所以廣閣下之庶以養公也僭率不罪

與寶安諸友

章衰矣齒髮日變于舊亡兄屬續之初老母哭之欲絕積憂之餘面足俱腫由某獲罪于天不死延禍同氣以上累于高堂痛徹骨髓如何可言諸君不遺老朽慰之連尺撫狀不勝悲哽傾感之至子逢別紙具得平湖履任之詳可歎可歎彭澤不折腰於督郵平湖不屈膝於當道樂

則行之憂則違之古今一揆也數日前閱甲辰
舊詩改贈平湖章云偶從道路得行藏南北東
西又此鄉滄海一身堪自遠平湖數口爲他忙
江山舊宅香株老籬落西風荳角長小與先生
分出處扶留窓下細抄方又改次章頷聯云到
手閑官如處士從頭詩卷又江湖去秋與張進
士唱和絕句云不求老馬在長途誰道乾坤一
馬無伯樂未來幽薊北憑君傳語到平湖諸詩
謾爾豈遂爲之兆乎諸君其亟椽欖山之室南
川之歸無日矣景易今秋不免隨俗應試非得
已也家貧不能日給無可仰干於人一也祖母
年高氣衰悼徃憂來懷抱作惡齋得一解可以
慰解二也是兒賦分已定責之以越常之事必
不能堪三也功服不得科試程子據禮言之當
如此亦古人常事耳在今日可以望於賢者而
不律衆人也若曰祖父喪在淺土雖服已除亦
不應試此又過今之人遠甚子逢自量力爲之
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爲之而力弗逮反暴

其氣矣秉之在獄安否禍變之成非一朝夕今日之事不知秉之平生費多少麩葉醞釀來也爲我謝平湖秉之雖窮使甘心觚翰如藏用輩低徊於里塾寧有此惜哉

與鄧勝之

勝之足下自頃歲寒舍一話別去未嘗忘但懶作書耳春初聞太夫人委蛻又闕一疏多罪多罪僕之心事惟足下知其無他則知僕之交於人者如是使世之知僕者異於足下幾何不斥其簡而怒且譏耶足下勤勤于僕之意每見德孚與語未嘗不增戚戚於胸次顧足下之所欲爲者其機未始不在我如足下亦何所不至慎勉之毋以畏難止也承枉陰陽家誚日等問僕不究其得失然大槩以爲術家之書其說主於禍福故不宜盡拘盡拘則害理聖人無是也吾徒作事宜何所法守聽命於術家之說而我無所可否焉僕竊爲今人不取也小五星等書自地理家秘而不傳然其說亦動靜兩端而止耳

足下將求之不一耶反求之吾心以觀其會耶抑徒寶愛其術而思藏其故紙耶足下欲之必有其指不愛一言以慰懸仰幸甚幸甚

復李世卿

先生門人

圭峯山靈相候已久何濡滯爾耶世情不可盡徇盡徇則失已與諸鄉老龍興寺舍相對竟日孰與置一榻於圭峯爲足快也邑中山水白龍玉臺最勝諸前輩有賦詠可盡收拾志中慎勿留意拙作爲世卿累也切囑切囑昨晚陳伯謙過白沙出示與僧文定詩頗有援揀意不審聞於邑主否封去某近作記文一首據拙見詞格不古終傷安排不知世卿以爲何如朋友間評論文字在於求益奚事虛讓爲讀畢還一字示可否乃老拙所望於世卿者也

與賀諮

賀生秀才得生書把讀未半亟呼童子使召犬子來讀之何生之言似乃翁也幸甚昔在長安日過乃翁生時方毀齒能知兩翁意見輒呼曰

我老先生來矣坐則置生膝前撫生頂與乃翁
語至今岐嶷可想生猶畧記老先生面目乎味
生之言其志遠且大恨生不生南海又恨夙疾
支離老脚不能及遠冀一見生容止接生言論
有疑相與對面折衷之何可得哉里生陳紹裘
行託以告區區禮闈之會可必否耶

答陳宗湯

先生
門人

得宗湯六月十日書書中作字太奇老眼不識
服周讀之以告我耳丘侍御取道還閩過白沙

留語竟日獲聞考察事詳微侍御宗湯索我於
黃雲矣周憲長半辭之頃詘已信人洞見肺腑
二公爲天下惜人才公去取同此心也侍御尤
拳拳於桓溫問孟嘉之一語噫何愛人之無已
也宗湯念之一時交游東顧西覆民澤可期遠
到西望衡山神爽飛去然自去秋感疾迄今未
堪舉踵餘亦無足觀者所須縣誌謾徃一冊世
卿爲此書蓋亦自以爲未足云

與周文都

先生
門人

卷三

三十一

來喻具悉畜來始末前此未知也昨日簡中言
偶與之合耳然不害爲義也非子來死於道路
久矣度來之心不肯舍子而之我來若自計日
不違主之命是亦報子也吾斯納來矣來雖小
所以處於來大者存焉吾此心是也此心滌之
則明物澆之則暗此吾所以不敢苟於子也傳
曰以友輔仁

與梁貞

先生
門人

肺病外感則風內感則煩調攝之方莫先虛靜
秋舉逼人能置之否耶戒鄭珙之覆轍念老朽
之狂言惟在正

與羅冕

先生
門人

得五月十九日手書具審比來侍奉吉慶徒以
老朽旦夕往來于心憂之深言之切有如吾服
周者乎老病不勝喪賴諸友之助亡妣得安小
廬山之兆迄今塋封粗畢遣人去買藤縣木歸
建塋前小屋爲祭享之所立祭田使人守之孝
子欲報於親之心如此而已耶痛哉無可議者

矣溽暑不可處近遷上碧玉西偏病稍輕於昔
幸未即死吾子無爲老朽戚戚也官窳牛商云
於館中便畧此見區區不能悉

與鄭文吉

章之內兄羅經水母灣人金成之義主翁也內
兄存日窘甚棄其居第還車陂死無子遺二妾
女一居孀一在其室其困日甚今欲取來白沙
恃愛干瀆倘遇人船之便先令金成走車陂取
至廣搭附來白沙極感極感頃者市藥之費遣

人致之不及裁謝

又

金成役者借勞一日蓋有弗獲已者實恃知愛
瑣瀆爲愧外氏零替之餘一坏土賴以僅存雖
在鎮鈴吾敢藐焉公且隨力剪拂之不但金成
之德之也茶果盛惠前此藥資感感不別裁謝
山茗二畧表忱

與黎潛蕭倫

先生
門人

先妣不幸卒於今年二月十六日即日塋封甫

白沙子全集 卷三
畢穴在小廬山圖新書舍旁某以衰疾執喪氣
息奄奄如賓客知舊徃來記一忘十間獨於潛
也倫也思之不置二生之思我從可知矣愛之
深言之切老朽何以答二生之拳拳發憤進步
一日千里

與趙日新

久不見生一日得生手書如語予館中不知其
在羅城也去白沙幾年味生之言欲再見白沙
而不可得甚矣生不忘白沙也憂病之餘泯泯
默默可爲他人言者念生忠信之人可與共學
然問之者未切告之者無序生雖有求於我其
何補於日用乎賓陽陳掌教可人也可一通之
餘不具

與太虛

太虛師真無累於外物無累於形骸矣儒與釋
不同其無累同也太虛尚能覓我於衡山否耶
別紙錄去舊稿試爲我誦之章非能言者太虛
豈俟多言哉

與鄭舉人

昔錢宣靖公推官同州有富民亡其女奴女奴
父母訟于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實貸於
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母共殺女奴罪應死公
疑其獄留數日不決錄事詎曰若受富民錢欲
出其死罪耶公笑謝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則
免富民父子於死知州以公雪冤死者數人欲
爲論奏其功於朝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
人不冤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
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錄事詣公叩頭請謝
公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僕每讀書見
此等事未嘗不歎息古人用意之厚而平生區
區所存亦未多愧頃因田土細故與足下有言
足下遽賜之手札辭亦費矣假令質成於官司
尺寸壤得未足爲喜而此事一白則直在已而
曲在人斯自慚耳僕非不願爲古人之高特事
有專主義不容於自遂惟足下亮之而已

與鄧球

先生
門人

白沙子全集卷三
三四
韶廣相去未遠一問不通今幾年悵想無已即日蒼頭至辱手書并惠米布諸物具審雅履佳勝志業日新爲慰某奉母之外無他况惟益衰耳首夏湖廣嘉魚貢士李承箕世卿者過白沙甚聰明有文章留白沙數月不忍別去議論間頗覺有益恨足下不與同也眼中朋友求可與言者不可得世味之移人者不少大者文章功業然亦爲道之障爲其溺也足下苟有見於此幸甚幸甚章所欲告於足下者非尺牘能盡

與趙壽卿

蔡三兄弟欲求壽卿長蒨田耕住以舊於我佃故求通一言惟裁之不可則止亦無固必也謝伯倚近至白沙以前所托通好於李氏者委之唯唯可見人心所同也知之

與周用中兄弟

天地自然之利人得而取之何分彼我使諸子姪如老朽何所不讓使老朽如諸子姪亦何所不爭向義不如就利尚德不如用智朝三暮四

白沙子全集卷三
三五
口與心違強之以其所不能則怨諸君豈不謂然乎今只以鄭明府所書券爲實更不問其是非但據用中用到價銀若干老朽願償之如此既不獲罪於鄭又不負用中諸子姪亦可以釋然矣解紛之策莫過於此諸君其亮之

與李孔脩

先生門人

子長乳瘡當一場重病今脫然矣聞之慰喜賴朋友之助先妣得安小廬山之兆即日塋封甫畢三月而塋禮也亦時也始以吾爲殯宮論者

紛紛今帖然矣寢食夢寐舉安事不揆諸道徒人言是徇奚可哉未有會晤之期惟加愛

與范規

先生門人

近有人自南京來承定山先生偶得右手足風痺之疾近雖小愈尚未脫然欲求養生之術非能用莫能盡之以此相托定山平生故人老而嬰疾可念可念能用定山之交亦不可謂淺淺者何愛一行如能用寄跡山水間去來自由自此至彼數千里坦途計日可到然亦不敢必蓋

白沙子全集卷三
行止非人所能頃來衡山之約如許又可固必
耶專此馳問倘蒙金諾先乞飛示早晚須一至
精舍商量切望切望

與趙汝夔

即辰聞舜英護母夫人喪歸矣遠道無虞幸甚
幸甚但未審几筵安在何處近來邑里中夜劫
之盜橫甚可畏宜得一穩便處無水火盜賊之
虞方可停柩此送死第一義君子見幾而作時
義當然幸自裁之勿奪於浮議憂病中未由奔

慰想能亮之

與董子仁

前九月得周文選書知子仁久乞省家居多賀
多賀又云在高亦養病歸或不可起不審此語
何謂前此獲手教及克恭書感歎屢日凡百且
置之勿論只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
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
逐逐者伍耶某奉別後更無他惟一味守此益
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虛語今幸老母粗康地

白沙子全集卷三
方無事日夕與二三友討論所未至亦殊不厭
惟有志者少薄俗振作尤難日邁月征良可憂
耳聞羅先生杜門廣昌張內翰會講西山克恭
闢書齋於後圃靜坐皆不以病廢學子仁何日
復京尚希一札以慰惓惓某自春間一病自汗
到今尚未脫體臨紙牽勉言不能盡惟亮察

與張聲遠

先生門人

久不得字去年託賀官人徃一紙尚未卜沉浮
一別音耗便爾難得可歎可歎秋試捷否不足

憂喜謾欲知之耳時用孑然客帝京忍寒餓二
十年為母家不去誠亦可憫萬一了此心事不
東入吳即南走羅浮與兒輩下上四百峯頭采
蕨亦可供也謾思及之此日病正愈臨紙不復
一一

又

得正月十一日手書悲憤填紙幾不可讀平居
相與論議慷慨未始不以外生死為達填溝壑
為賢一旦臨大故不可堪忍之時尊卑疾病盈

室家無錢財作何措置况於東吳反壘水陸數
千計亦不下二十金所費將誰仰耶勢利風馳
朋友道缺昔人所能者例不可望於俗輩如某
一二粗知抑皆所謂旋渦裏佛不能捄落水羅
漢奈何奈何情切事違心邇人遠撫紙興懷徒
增悲忤惟亮察不具

與譚有蓮

比日家僮自貴里來承口諭欲爲小孫田議婚
以平卿之孫女平卿善士與古愚先兄游處亦
通家也幸甚幸甚第恐傳言或誤好事多魔於
是叩諸著得大過之豫盖吉占也未審果如尊
意否夫量才求配聞之先賢計產許婚甚於流
輩癡孫疑未中東床之選世業恐重貽西隣之
憂是以未能釋然於鬼神之謀也專此馳白庶
幾爲是一來倘不以踈外見疑拱俟拱俟

與陳德禎

聞近被繫郡獄懸切懸切計今當道多明察想
不加害於無罪之人否泰數也勿過爲隕越人

不幸所遭有甚於此者亦無可奈何且安心順命善將攝爲禱

復陳冕

蒼頭至得書承貴恙漸平復喜慰之至更慎小愈以赴秋闈之選幸甚幸甚得失雖云有命然便委之命亦恐未盡今一科所取士若干多備數一時耳安可據以自比耶如莆中舉子多真舉子與僥倖尋常者相去奚啻十倍如是而失解誦伊川之言以自解可以無愧矣餘不悉

與舊生陳魁

生仰給歲月於鉛槧瓶無贏粟以畜其妻子年幾六十益以疾病困以盜劫士一窮至若是哉昨望見生龍鍾如東田老人稍就之疲頓與石翁異者幾希然與之論舊事寫平生於我三沐三薰之歷歷猶是也使我囊中有九還大丹能反老爲童與生共之庶幾其成也可待生既絕望於我矣我更望於何人惟日孜孜斃而後已生與我皆然復何道哉復何道哉佃者還聊此

復制中不具

與容一之

先生門人

幾日不得至祠下眠食何如一之平時筋力倍予今云瘠甚則老者可知矣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旦夕欲見一之與論之不審力疾乘竹兜子能一至碧玉樓否耶專此馳問惟自量

又

今日貴恙輕否老梁課好決定不死可無憂也昨晚手書與陶公勸勿建書舍未見報札爲此一事數日往來于心殊無好况章因多病厭苦人事決策往平岡朋友間多不省事多言平岡土瘠難望成田老母聞之遂阻此行奈何奈何此非不忠愛於我抑未知所以忠愛也平岡土雖瘠然便謂其終不成田則又踈矣天下豈有棄物而人欲爭者乎不信人之言眼前事所見徃徃如此可笑也何日可動到齋一話甚懸懸

也。比聞足疾傷於勞而發，由老朽故。今思之，但有慙負而已。奈何奈何！先妣墓即日塋封粗畢，遣人去采藤縣木爲祭享之室，使人守之。立祭田求墓誌事，皆不可缺。又不知人子思慕其親而欲報之，其大者安在耶？困於財，限於分，蓋亦無可議矣。近苦憂病相持，無以自遣，尋思只有虛寂一路，又恐名教由我壞，佛老安能爲我謀也。付之一歎而已。何日對面罄其所欲言。

與馬貞

前日舟中與一之談及神理爲天理，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神理之物，非但不可戀著，亦其勢終不能相及於我。何有伯幹病至此，當大爲休置。縱未至灑脫地，亦漸省得些撓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老倦不能再省視，令真福往候，以此能一開目否。

與陳秉常

先生門人

辱書見勉，勿斷酒肉，扶養衰軀，真情苦語，足仞

白雲子全集卷三
四
拳拳頃者賴諸友之助先妣得安小廬山之兆
即日塋封甫畢遣人去采藤縣木爲祭享之室
立祭田求墓誌事皆不可缺又不知人子思慕
其親而欲報之大者安在耶限於分困於財益
亦無可議者矣到京見定山先生潘時用姜主
事問我以是告餘不敢囑別紙所議禮想是但
老朽檢閱未得且置之病畏多言念吾子遠別
聊復此耳途次見東山劉都憲先生告厓山慈
元廟成甚完好因以先母訃告某在病不具疏

與崔楫

先生門人

承示諸作見意思始者期民澤九月入羅浮四
百仙峯依舊見之但不在脚底耳來喻不忘在
學幸甚但恐進退未決不立背水陣終難勝敵
希說勉之歲月不待人也李子長落水羅漢吾
輩皆旋渦佛耶何故無一人救之豨蕪草果神
效當求識者致之感掛意某復希說秀才

又

某疏不意先府君奄忽傾逝衰病多遺不時奉

白沙先生全集卷三
四三
慰罪罪比日寒甚想孝履如宜棄禮從俗壞名
教事賢者不爲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
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
存者也老拙所見多矣願希說勉之

與伍光宇

昨晚景雲歸具悉老兄動定某通夕爲之不能
寐覺得老兄此病非止疾痛之爲心害心寓於
形而爲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
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爲害而不知歸罪其心
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夫有所不平
然後爭爭至於忿斯不平之至而氣爲之逆逆
則病生矣雖所致疾之由寒暑饑飽勞佚失節
居多而此之弗謹實吾自爲之不可不知也據
景雲所說老兄於此一項罪過全未肯認全未
磨洗縱疾痛不積於此氣象所關尤非細故林
緝熙所謂怡怡之說殆亦忠告之言也盍深省
之否則未有入道之期也不罪不罪

又

賤軀失養百病交集近過胡按察請教以心馭
氣之術試效立見驗但日用應接事煩不免妨
奪工夫不精今欲自五月一日爲始以家事權
屬之老母非大賓客令諸兒管得及光宇未復
白沙借尋樂齋靜居百日有驗即奉還也光宇
決策往青湖則此屋亦須有分付某將來却是
東道非僦屋人矣呵呵

又

今晚叔貞兄弟過白沙適有客遠方來而賤疾
又作遂辭去晡時螟姪歸自南山具審比日遺
恙增劇皇恐皇恐天果無意於善類耶未可知
也陳后山之詩一時人皆不好獨山谷與坡翁
知之卒能行於世后山亦到今不死夫苟有可
恃雖死可也况未必死乎不具

與陳德雍

某啓清江之去白沙幾山幾水一夕恍然與德
雍先生葛巾青藜相值於寶林拍手笑語坐佛
燈前促膝嬉戲若平生不知其在夢也及覺始

自沙手全集卷三
四五
悵然若有所失即復閉目入華胥尋向來所見
一恍惚既不可得則又歎清江之去我遠德雍
今存亡不可知况欲與之握手耶某別後况味
如昨但年來益爲虛名所苦應接既多殊妨行
樂耳平生只有四百三十二峯念念欲往亦且
不果男女一大俗緣何日可盡雖云道無凝滯
其如野性難拘尋欲振奮一出又未能也德雍
老矣頗復能記憶寶林昔日之言否乎臨紙不
勝悵惘

與李德孚

某聞古之庶士資送其子有鬻一犬而足者今
犬之殖幾何貧者雖有百犬不以資送鬻也不
鬻則耻之矣耻非其所耻何所不至甚矣俗之
能移人也別紙稱清門羅某何敢不從脫尚未
免芥蒂人言則莫若崇儉以導之令盡去俗樣
異時資送之來白沙必勿留一塵以累吾自然
幸甚幸甚凡此一聘之費大率不過十金但如
來教則太近俗而惡無文故以釵與幣易之而

侑以羊酒不審以爲何如

又

別紙乞恕專擅聞老兄近復假館禪林靜坐此
回消息必定勝常耳根凡百所感便判了一個
進退老兄今日此心比諸平時更穩帖無疑否
賤疾幸少脫體但尋常家中亦被聒噪情緒無
歡大抵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
中尊卑老少咸在才點檢着便有不由己者抑
之以義則拂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
當而又無所忤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恐
別生乖戾非細事也將求其病根所在而去之
祇是無以供給其日用諸兒女婚嫁在眼不能
不相責望在己既無可增益又一切裁之以義
俾不得妄求此常情有所不堪亦乖戾所宜有
也

與潘徐二生

去冬得二生手書半月置床頭日一展展時一
發嘆後生所急者何後生所畏者何轉瞬來便

白雲子全集卷三
都望三十四不自激昂不自鞭策將來伎倆
又似拙者模樣耳奈何奈何蕭先生書報潘生
近聘岳家甥女可喜可喜然自是轉多事矣拙
者正在不了中自曉事者觀之未必不以爲憂
也呵呵

與伍伯饒

有牛眠於此意中了了而不能使人信得伯樂
一顧增價十倍甚幸甚幸山人眼家人夢卜人
卜三事不期而合復奚疑謹此馳賀餘不具

與林蒙庵

某啓不聞問久矣忽得手書讀之恍若蒙庵之
登我堂也昔者嘗一造蒙庵於京師則拜蒙庵
今思蒙庵而不見見蒙庵之書則拜其書如對
蒙庵焉嗚呼可勝慰哉賢者之愛人也期於德
不賢者之愛人也期於姑息讀蒙庵之書知蒙
庵之愛我亦如我之愛蒙庵也雖然有甚愛者
有甚憂也蒙庵之愛我甚其於人也則憂僕之
自愛則憂其於人也則否憂其憂無憂人之憂

其亦有以異乎蒙庵官于朝也則行乎朝僕之
居山林也則行乎山林蒙庵欲以其道施諸人
僕猶未免於自治其不能無憂一也在已在人
則殊耳梁石時可之憂在已者而亦爲人憂克
恭則舍其在人者以自憂是三人者僕皆有慕
焉而其憂不同又何怪乎出處之殊也蒙庵所
稱胡提學亦如蒙庵之憂者也彼其意以爲古
之道不徵於今則人不信不信民弗從是固憂
時者之所圖也其爲人也雍容平恕樂善而忘
勢其於僕也有一日之雅焉僕之得譽於提學
苟非其爲人之急亦朋友相好之私耳非提學
之心本然也蒙庵置之勿言可也古之爲士者
急乎實之不至今之爲士者急乎名之不著周
子曰實勝善也名勝耻也僕竊願與諸公共勉
焉若無往來音問之有無各隨所感應之宜疏
疏宜數數不過乎情不弛乎敬惟當乎時義焉
耳此之謂易也必曰我無利乎彼我勿言不可
也持此以廣蒙庵之意何如

與時矩

先生門人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烏乎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畧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又

某慰言四月二十五日得黎三報悲惋連日太夫人一旦厭世時舉不牽遭此痛極奈何奈何今日之慟昔日之思何者爲怨何者爲憾縱浪大化此徃彼來吾將校計其短長非耶溝填壑委在我者一切任之而獨畱情於水菽非耶賢者力行已志惟恐一事不底於道其能合於親

者幾何吾重爲時舉悲之老病支離不供走吊
惟強粥自大不宣

又

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籠侗與吾儒似
同而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
精也如此辭所見大體處了了如此聞者安能
不爲之動但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
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也拙和一
首奉去可一閱更將中庸首尾緊要處沉潛要
見著落却還一字也獻章書與時矩

與謝伯欽

聞子酣於鬪矣老衰無能爲援請竭端末利害
爲子籌之知貪得之爲害絕禍於未形上策也
不役一錢不損一人以直道爭之官府失得付
之於數必不已而與之均焉中策也損財以爭
而家日耗殺人以爭而冤日積僥倖錙銖難得
之利自遺鈞石不測之憂此下策也若能歸咎
於已舍之勿爭以分產悉推諸弟清修苦節以

白沙子全集卷三
五十一
立於世如子才不出十年天下皆服其義而仰
其德令聞洋洋播於四方輝光赫赫流于無極
視平生不得意處如秋風之振木葉零亂脫落
無復芥蒂之蹟因敗成功此又策之竒者也諸
策惟上策省力而易行然已無及矣其餘可否
更請擇之

又

葫蘆甚美山厨得此免乞憐之瀆感感聞近欲
遷居木洲求靜可喜可喜然未若北角就田而
家尤便也韓子云恨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
去煩入靜當亦有漸乎未間閑來一話

與潘舜絃

儀禮一書訛缺板多一經先生與黃大理手校
便爲完帙野人平生際遇未有如此竒者敢不
拜賜空山深夜兀爾一榻撫卷即如對面耿耿
達旦

與庠中諸友

春初承諸君枉顧屬有哀事既不獲披接又不

果以時還謝多罪多罪近按察胡先生過白沙
青燈叙舊之餘輒及此方人士惓惓以爲已之
學望諸君甚盛意也某親領誨言不勝感感尋
欲與諸君共言之賤疾固未及諸君方急於秋
試區區迂闊之談恐難驟聽然又不敢淺窺諸
君而謂吾言之無益而不言也謹此奉瀆萬一
諸君之留意焉

與僧文定

僧文定嘗參學四方坐關於觀音山三年蓋廣
僧中之知者也偶以事繫縣獄慮是非之不見
察也懇予爲白之予以邑主楊侯公明必不妄
加害於無罪之人予嚴干謁人之戒久不可破
文定從西方之教苟有得焉則能以四大形骸
爲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
吾戚戚哉示以是詩一戒持來三十年何曾長
揖長官前山僧若了西來意不把形骸乞世憐
慰馬默齋喪子

吾子得數之竒孰與孟郊孟郊產三子哭之連

日今吾子之哭凡幾抑又有不盡同者焉郊爲詩盡泄天地鬼神之秘而不爲造物所予不知其後何如吾子厚積陰德終必有鳳雛麟種降爲家寶此未足深惜也

慰鍾五

令兄竟爲泉下客矣足下當甚悲痛令兄今生幾何矣眼中如此逝者不少又何足怪但人未死前一日誰肯信著此事終日勞勞而不自足及至死時便無可主張亦可悲也已拙疾未由奔慰謾徃此紙惟足下亮之

與林時表

時表而代而父侍奉大夫人几筵何得舍朝夕奠而來應試老朽聞之竟日不樂欲致一書計已無及於事遂不果比發去兗州訃否褒弟去冬死北京果然惜哉適得尊甫翁濟寧四月望日發來手書進退不能無遺憾矣奈何奈何老母塋封甫畢未由遣人致慰幸亮區區緝熙行時云到部須求便養而自去冬謁選至今年春

白沙子全集卷之三
五四
四越月矣授以山東兗州府教授然後奏請便親冢宰不許前此何不引例告選司當言而默欲焉待哉舉措如此謂之不濡滯人孰信之宜其不見許也中間揀選冢宰見怪假令不病將不計其不便於養而就選耶自古進退不決於內則其形於外依違可否之間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烏乎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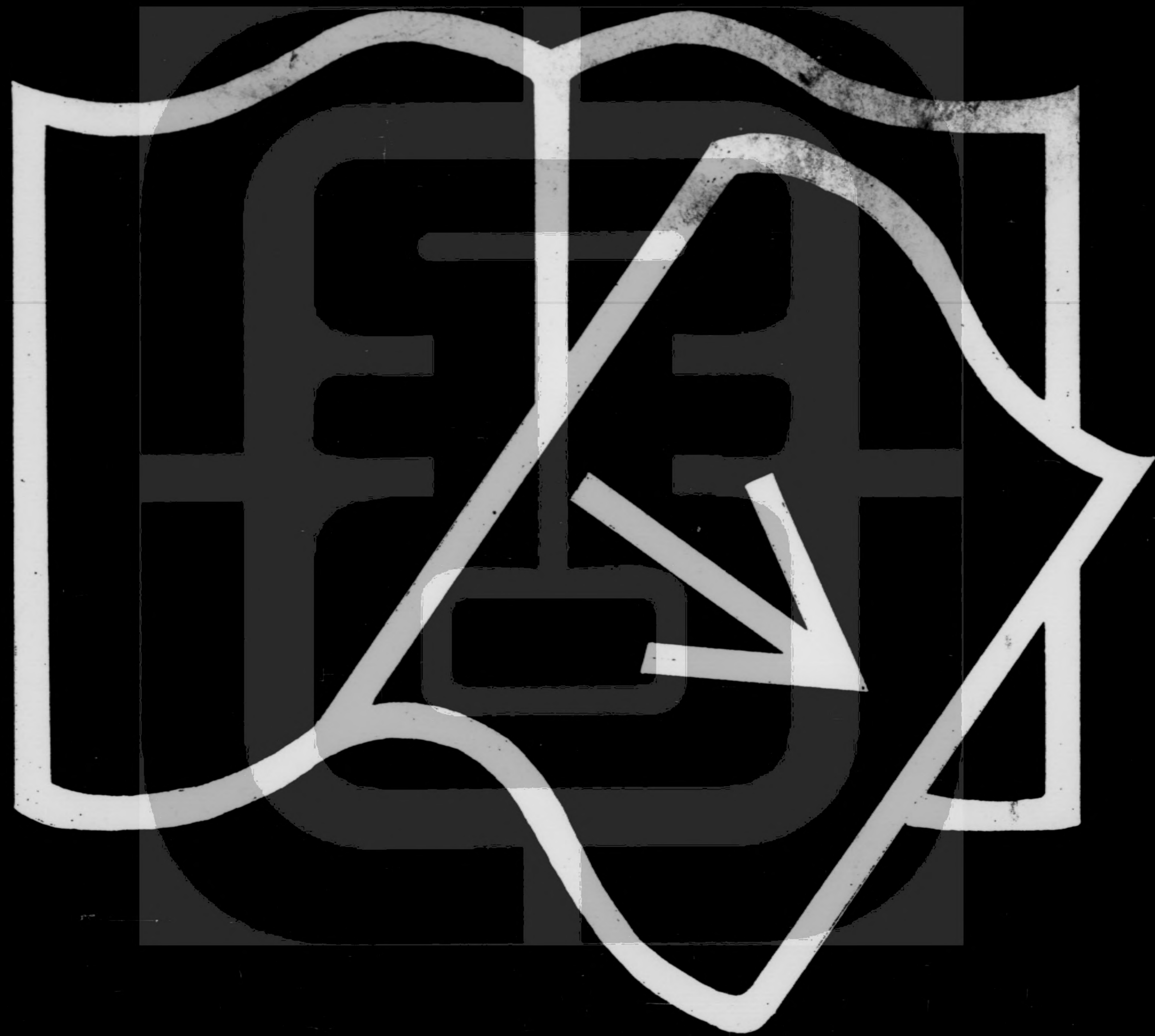
白沙子全集卷之三 終

白沙子全集卷之四

墓誌銘表

封署郎中事員外郎魯公墓誌銘

公諱真字伯真別號素軒右副都御史魯公父也其先寧國之涇縣人洪武間大父以寧國守禦民調戍南昌歸老于涇其子通寶由南昌轉戍廣之新會因家焉通寶生公父保輒勤儉理生實基乃家及公而新會之魯始大公長者初補隊長卒伍爭較曲直不屑爲辯而以理譬解



原件短缺

白沙子全集卷四
之恒愧服謝去於所事尊貴人有過面折之無
少回讓貸者告窘或索券焚之正統間民虞黃
賊之患將至挈所有赴城老幼扶携塞路守關
者爲不便於民公力爭止之曰城守所以扞民
民有急宜早爲之所奈何拒之既而賊奄至城
下圍旬日不解瀕海騷然官出榜招諭民之從
賊者公使人於常所往還之地曉以利害所在
使民趨避之不疑由是得免於兵患人至今德
之公生於永樂癸未某月日卒於成化甲辰某

朱君惟慶墓誌銘

君名惟慶字汝善桂陽外沙朱氏贈資政大夫
右都御史諱思諫之子故太子太保誠庵先生
之弟也君生三歲而孤兄弟二人同受學於掌
教凌先生某先補太保儒學生員次將補君家
籍戎偏橋衛有司以君充戍母夫人胡氏謀盡
棄其所有以贖君君奮曰男子之始生也懸弧
以志偏橋戍於吾何有貨以圖之不恤家恤我
遂太夫人心室如懸磬使吾兄朝夕憂衣食之

不暇而暇爲筆硯憂乎於是毅然請行至則見者無貴賤遇以禮不敢以常卒伍例視之其地有橫蠻黃一竒奪孀婦李氏爲妻君於其夫爲族兄弟李氏使人告難於君斷一指以示信蠻知禍將及亟餽金以冀免君叱以狗彘即日以其狀白於官捕蠻投衛獄死焉君憐盜者君知之而未能徙盜憂不見容以所劫帛獻君從容喻之於義火其帛盜亦感悟都指揮告其由是重君爲人將謀進之君一不以介意而獨以母

老哀鳴一衛憐之遂得解伍以歸間奉太夫人來廣就其兄叅議之養遇鹽商餽白金百餘不顧而去其在困也不自卑而失守其處身也不藉勢以徼利其才如此與太保俱學其不遷業於戎伍以需其成其亦可觀也夫君娶何氏生男子四人恒益巽節女二人長適何紹箕次適胡紹海君生於永樂己亥十月十五日卒於成化丁未二月二十五日壽七十及君之存孫男十人玘瑀璠珂琨珣玠瓚恒與諸弟卜今

年十二月辛丑塋君里之栗堆節以其狀走南海千銘於予爲請者曰太保知先生者先生以太保銘不可乎乃序而銘之外沙之族何以名詩書先後著簪纓汝善可欲介以清匪我不學困于兵搜抉幽隱爲君銘有譽於試惟我微

李子高墓誌銘

君姓李氏諱昂字子高別號鈍齋少孤奉母王氏孝謹處于兄弟之間上順下友宗黨稱之景泰庚午之秋母以兵革之患客死金陵君得報

慟絕失於顛沛之初不能捐生以赴飲恨而卒予從何宗濂跡君甚矣君之所爲不足以盡君之心也遭時擾攘母子兄弟異處君獨以一身周旋其間恩非不足於膝下而病於仁愛非不足於同氣而窮於智天地鬼神臨之親戚朋友鄉黨孰不知之而終不足以釋君之心至不能瞑目以死甚可哀也君與宗濂同邑里世居番禺之沙灣宗濂久從予游實君之子壻也與君之族子珍撰述君之世次行實爲其子孫請銘

於予君名臣之後八世祖文溪先生忠簡公諱
昂 英宗龍圖閣待制尚書吏部侍郎考諱彥
章君娶同里趙氏生子男一人曰元宗早卒女
一人適宗濂者是也孫男四人振綱振裕振安
振芳君之生以永樂甲申其卒以景泰辛未二
月二十六日年四十八是年冬十二月二十八
日葬里之金釵山趙氏祔焉狀稱君長厚恬靜
自適喜讀書手未嘗釋卷尤樂吟詠春秋致嚴
於祀事接人無親疎一以誠宗濂當不我誣也
銘曰生不足歸於天義不足何有於年烏虜子
高之心匪我銘之而誰與傳

處士陳君墓誌銘

始者郡諸生馬龍爲其友陳東淵乞銘其祖父
處士忍庵之墓於我生之言曰處士居增城之
仙村無聲色嗜好以亂其耳目無形勢奔走以
瀆其交際無是非毀譽以干其喜戚上下原隰
相地之便宜宜田亦田宜圃亦圃長鑿大笠往
來於蔗畦稻壠之間躬樹藝自旦至暮不少休

收田圃之入以裕乃家夫處士行乎無名以能
拓土業治生爲樂事故不知老之將至敢以是
請惟先生念之將無擇於細大而畀之銘既而
東淵承其父永榮君之命來謁予白沙館之小
廬山精舍自冬徂春戀戀不忍別去余遊崖山
東淵請執杖屨以從余既與東淵凡所紀述令
一一錄之東淵朝夕侍我側畧無一言及于銘
余益重之乃命取馬生之狀來考其世之粗可
知者始遷番禺之祖宋天聖間教授南雄儒學
因家番禺生五子曰守寧者遷增城山美村數
傳至朝奉大夫文德有女適李忠簡公文溪先
生其中子曰汝霖爲縣尉縣尉以下至處士九
世其遷仙村自文德始處士諱誠字致明質木
少言與物無競非橫之干直受之而不報故自
號曰忍庵云處士娶伍氏曰永榮者其子也一
女適徐禧孫男三人東淵東沂東瀾處士卒弘
治戊申四月十三日年七十三永榮以其年冬
十二月某甲子塋處士于魯岡頭祖塋之左未

銘烏虜一善可稱也亦可傳也顧處士於余初無一臂之交與之銘以一馬生之言猶未也豈不曰東淵在白沙館下能謹子弟之職事先生于厥祖有光耶此吾所以爲處士銘也其詞曰世無我遺安以隱爲世不我須其隱亦宜不求異乎人不求合乎人委歲月於農圃手足胼胝既裕其身又以及其後昆則以彼之危易此之安以遺之其不可也復奚疑

處士李君墓誌銘

幼而能求父書於死喪顛沛散亡之餘長而能誦朱文公資治通鑑綱目真西山文章正宗及他書而不以媒仕進志非不立也才非不充也富貴貧賤愛惡之出於己非與人異也父歿於官母挈諸孤匍匐萬里扶護來歸憂極成疴是以不能去離左右旦夕與婦謀所以便母者母痛亦痛母飯亦飯其兄慷慨嗜酒衆目之爲酒豪一飲或盡酒一石每出從所親飲自旦至日晡既醉而歸率諸卑幼迓於途或徑至飲處扶

白沙子全集卷四
前曳後徐徐而隨肅肅而趨莫敢少拂其意雖以弟之貴窮公卿自視漠如足未嘗至公府若是者吾謂之賢不可乎此故處士嘉魚李君行實之著於州閭吾聞其子承箕之言也李氏之先世自西江武寧來居嘉魚至名遠仕元爲譯史君之四世祖也大父與洪武間舉巡檢父善教諭叙珙咸以弟官贈至通議大夫副都御史祖母熊氏母童氏俱贈淑人君名阜字元春伯曰陵是爲酒豪非直酒豪於義亦豪季曰田曰郊田即所謂貴窮公卿而以其官贈三代者也兄弟四人相爲師友而庭無間言君娶鄧氏承芳承箕其二子也皆舉進士有名長女適王鉅臣次適游恢皆蒲圻儒家子承箕以今年首夏至白沙留數月不去因得問君家世之詳君年五十一卒葬蒲圻之某山今七年矣承箕至是屬予以墓銘予少不樂多學老益孤世豈以文而望予何承箕所嗜與人異謹爲序而銘諸有道於此匪難匪易能者謂賢不能者耻母疾子

侍弟扶兄醉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寶安林彥愈墓誌銘

君姓林氏諱彥愈字抑夫居室外種竹十數個自號曰竹齋君上世閩之莆田人有諱喬者宋紹定間爲廣州路別駕卒于官其子日新塋之寶安之茶園山因家茶園日新生慕升慕升生可久可久生茂賢茂賢生信本娶黃氏君之考妣也自別駕至君凡七世世爲茶園人君性快朗贍於才而周於事有忤之者聲色爲突然其消也可立而待少衣食于賈賈所至勘耳目所接事好惡久之若有得者手書小紙帖示胤兒光曰樹立宜如是乃范文正畫粥長白山時事也復畀之全集曰是爲汝師居常於外見一名文字時所稱者亟手錄與光攜錢入市買書卒惟光所欲得不問值寡多光爲舉子業夜分起讀輒爲戒曰兒勿苦吾聞亥子之交血行經心設令勤形神得官於輕重計不亦左乎欲速不速不欲速速之非善爲速者也光既領鄉薦未

即仕來與余游君益爲喜光誅茅攬山爲脩業之所君笠屐日至視工築不少廢暇時爲光錄朱子語類至四十三卷值板本出乃已光感而嘆曰父師覆育光得一日於此如得一月一月如得一年不培不暢不晦不光君聞而領之時論多弗合者君視之漠如也光既杜門攬山同時士徃徃有紆青曳紫照曜閭里者親舊以其落莫告君裁君爲不省荅徐呼光謂曰汝學如是欲有立即汝能立吾啜菽飲水死瞑目矣蓋父子間自爲知己人莫能間也君虔於事死遇宗族内外有恩接小夫孺子常情所不屑者君惟恐小拂其意治家不遺細碎庭宇必潔畚帚必親田圃樹藝之事與僮僕均勞逸身所服用非極弊不忍棄至承祭祀接賓客則儼然明盛也嘗以仲秋天日晴朗攜諸子壻暨後生可意者數輩徃遊羅浮登黃龍飛雲頂坐磐石引葫蘆酌酒徜徉信宿而後返君所好奇也哉君娶游氏生二男子四女曰明者光弟也孫男一人

曰仲孺尚幼君卒之前一日植菊數本石竹一本與客行酒笑語竟夕凌晨將起就盥倏逝去實成化己亥四月二十日也春秋六十五光卜以其年十二月某日塋君于銀瓶嶺之原狀來乞銘乃序而銘之先世英自莆田少服賈困魚鹽僥弗長積乃宣誰其徵在攬山

處士容君墓誌銘

東良處士既歿之二十八年爲今之成化十一年歲值乙未其子珪始以其墓乞銘于白沙陳先生辭之曰銘以昭德考行予生也晚不及見鄉先進而今談者亦不聞鄉先進某有某事某異也惡乎銘珪以狀進予閱狀喟曰是何足以驚動世俗徼譽於鄉黨閭里耶蓋世所恒稱道者其事必有異乎其衆驟而語之可喜可愕故相與樂道而傳之也處士才不爲世用施於其家者亦曰爲子不得罪於父爲弟不得罪於兄爲父兄不虐棄其子弟云爾處士之不見稱於時宜也雖然常道如菽粟布帛時而措之如冬

裘夏葛不離人倫日用之間故道率其常者無顯顯之形也惟夫事變生於不測智者盡謀勇者盡力捐軀握節死生以之夫然後見其異也而豈人之所願哉處士韜光里閭正終衽席則其見諸銘者殆亦不過是而已茲其常也處士姓容氏名某字某娶阮氏生四男一女處士之生以永樂庚寅二月十九日卒時年三十九珪率其弟珽璿璣以某年月日塋處士于三岡社馬鞍山木已拱云銘曰伏其龍蛇逍遙雲霞網紀孝友以裕乃家于我銘者其在茲耶

朱夫人胡氏墓誌銘

夫人姓胡氏諱盧桂陽處士胡廣之女年十九歸同邑朱氏為誠庵先生夫人誠庵先生者故資政大夫都御史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朱公英也公幼而岐嶷夫人之大父芳見而異之手捫公頂以夫人許之卒定昏焉公自游邑庠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歷諸大藩政績顯著至入臺為股肱晝為夜思四十餘年無內顧之憂者夫

人實相之夫人之事姑也以姑為心以心為孝和氣蒸于一家聞從公于外常攜族孫竒竒得痢病穢不可近夫人親與湯藥夜禱于天曰諸叔祖無一後獨此孫尚存天若弗祐願吾子代之竒疾愈平居事紡績不少替既貴猶以身率下自旦至夜分不寐以為常謂食祿之家惟一侈易流為之鐵簪布裙以防之男未冠女未笄不識繒帛珠翠之華者夫人教之也過蘇見故黎邦伯長子凍餒無可仰給於人為解衣衣之以粟周之顧謂諸子曰邦伯食二品祿足以佑其後人使其家不驕不侈不逞威而作勢以取快於目前寧有是戒之戒之夫人以勤儉成性而教其家不能者約之其視朝領一官暮取諸民作噐皿宮室衣服以愚弄其妻子者何如也昔者吾嘗見公於蒼梧服食不踰常人語予曰吾在於得已雖一錢惜之而不以病民吾入其室神爽頓清便如向夜入三洲巖秉燭讀蘇子瞻題名陶長官不以家累自隨公舍人自桂陽

來者老蒼頭一人而已是謂有之不居得而不
為吾以觀於夫人事徃徃槩之公不約而同殆
天合也夫人居家事小大處之咸宜至臨大利
害決大去就屹然以身當之尤人之所難也正
統己巳盜起閩浙間公以名御史治盜番夫人
於北京時英宗北狩未返虜騎將薄都城或
謂夫人盍去諸夫人面叱之召諸子前曰虜何
能為設有不幸臣為君死義也奈何去之夫人
先後累受 誥封至夫人揆於德真無愧也夫
子五人守孚守願守謙守蒙守賁守孚舉進士
歷官刑部郎中先夫人一年卒守願守謙未仕
守蒙領鄉薦守賁生負側室徐氏出也夫人一
視之二女皆適官人及夫人之存孫男十五人
女六人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夫人生永樂某年
其卒以成化某年壽七十三是年十月甲子守
熙等塋夫人於高陂祔公墓也以狀來請銘銘
曰德之愛孰與色之愛奈何乎配身之華孰與
後之華奈何乎家配之既良家道用昌乃天錫

之祥蘭桂承芳以世其光繫夫人之澤兮百世
可忘歸骨於高陂兮永與公同藏

何廷矩母周氏墓誌銘

成化八年壬辰四月日番禺何廷矩之母卒卜
以其年冬十二月某甲子塋邑之永泰鄉石馬
山祔其親之兆廷矩先事告伯兄廷桂以狀走
白沙來請銘廷矩在諸生中齒長而賢首率諸
生事余余懼與廷矩比諸生成進曰是生廷矩
者也非是母不生是子徵賢母也子宜以其賢

銘予乃閱狀母姓周氏諱某番禺人福建都司
都事君諱普敬之女澤庵何先生諱淵之妻性
孝敏勤恕始辭襁褓得一果必以獻諸母事鍼
縷刀尺巧不俟教絕人臨事恪而有法勞不厭
也博愛而善喻人不待矯而至也年若干歸何
爲冢婦愛舅姑如愛父母奉賓客如奉祭祀雖
居流離未嘗窘戚為戚裂平居處於娣姒得娣
姒處於媵侍得媵侍處於族親無貴賤內外尊
卑賢否咸宜故視其疾者無不憂哭其死者無

不哀也自澤庵歿專家政至是若干年而終春
秋七十二子皆已出二女皆已有歸始新喻胡
公以按察僉事提調學校嶺南廷矩爲郡學生
員以文行見器重及秋將試廷矩一旦謝去公
弗能止親舊欲其仕進群來譁廷矩廷矩閉門
拒之有讓其母謝曰兒削行爲君子耳吾何尤
廷矩倍益厲若負重進進不敢爲少懈母之訓
使然也嗚呼賢哉銘曰昔有尹母和靖實賢今
有廷矩豈無母焉卓彼兩母輝光後先我銘其
墓以永於傳

王徐墓誌銘

君姓王氏名徐字行安別號蕓軒莆之耕垧里
人也自其先大父舜臣父師佩至君連三世不
仕而豐其家君孝友和樂與弟行陽居四十餘
載囊無私蓄撫養孤遺以嫁以娶則視諸從昆
弟所生同於已子凶歲貸貧者粟傾廩倒困而
出粟雖多不以息歸在親舊者不責償而凡公
私勸借助脩壇宇津梁陂河水利君亦徃徃有

焉其所濟大者數百金捐之弗計也有司以聞
官給冠帶榮之君平居不尚爲山林落莫勝日
置酒邀賓客飲於臺池社院酣歌徜徉其所與
游者率時之貴人耳君既卒大理評事黃君仲
昭狀君之事如此云君兩娶李氏四子某某舉
進士未第而卒五女皆適縉紳家君生永樂丁
酉卒之時年七十二將以某年月日塋某山某原
惠州別駕林君仲璧以大理之狀為致其孤之
懇乞銘於予屢辭而屢復別駕卒與予書曰必
得先生銘以報王君於地下別駕則誠愛君矣
寧不愛吾言乎向夕吾夢與人謳髣髴記之其
辭曰富而居畝畝體便輕暖口足甘肥左右僮
僕隨意指揮騎款段坐藍輿出入閭里施施親
友相過飲酒忘歸縱觀山雲水月魚沉鳥飛引
滿高歌吹竹彈絲以相諧嬉過此以往舉無所
用其心黜陟不聞理亂不知老死巖穴之間蓋
福人也賢於世之患得患失者多矣吾猶為子孫
願之其王君之謂乎以是銘君之墓至當尚奚言

白沙子全集卷四
漁讀居士墓誌銘

何氏世居番禺之沙灣當宣德正統間有號漁
讀居士者名貞字紹元取適於漁常讀書遇良
夜皓魄當空水天上下一色居士手持竿線呼
童冠三五高歌走舫艇遨嬉于江歸則焚香佔
畢坐牖下吟哦過夜分不寐以為常尤喜飲酒
子弟取杜詩之可歌者為越聲歌以侑觴居士
頽然真率從之飲者孔伯平胡孟時吳侃王子
倫皆鄉之名士非西人之儔者弗與飲焉景泰
己巳之秋盜起南海東西亘數百里沒于賊居
士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王師至討叛玉石俱焚
始為請于官持檄至鍾村鎮招之全活甚衆沙
灣人至今德之居士行必顧義言必顧道將屬
續猶顧諸子申以平日之誨言曰吾世宦之後
族大以蕃勿倨以高寧儉而卑忠信基之禮義
行之親賢取善佞者遠之培之埴之勿替書詩
先其義後其利薄已而厚彼廣積而約費惟家
廟之奉墳域之治賓師之養窶弱之施則致隆

而不可復惜俾子孫承守世世而勿以淫侈壞之則何氏之福與家法並傳無涯矣語已而卒居士生洪武戊寅卒之時天順己卯六月十六日也六世祖諱起龍仕宋官至太常大卿考諱志明妣趙氏初娶三山崔氏清獻公七世孫也生子男六人浩瀚溥淑靜沂女二人繼室簡氏楊氏無子崔氏先居士二十年卒塋里之羅山六子奉居士柩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二日合塋其地儷兩繼室焉成化歲丙申灑始至白沙從予游又七年壬寅夏五月乃以其狀來乞銘銘曰世之昧昧奔名與利有卓其英以不混世或貴而賤或賤而貴揮觴以爲適投竿以爲戲故不知老之將至

馬其泉墓銘

宋有名馬其名甚大衛公得之空羣莫駕九世曰積育德于野一本於身祖德勿舍今其歸矣附于馬洒我則銘之後有興者

陳冕墓銘

伯道有子劉蕢登科責報於天所得幾何邁邁
子文蹈此高墳我銘為子顯於千春

志孫杌壙

成化丙午之歲秋九月七日景易之婦苑氏生
次孫以周易筮之得渙之比占曰渙奔其杌悔
亡因以杌名之明年春夏之間疫作里中之兒
十五亡于疹杌朝病夕愈面光射人見者咸驚
其異未幾婦攜杌如外氏得疾將歸俄而風雨
暴至連數日不止比歸療弗及張目視左右泪
潜然下如不忍捨其母然少頃遂絕七月十六
日也杌生質異常兒清揚婉兮太夫人撫之喜
曰似其祖又熟察其寢興啼笑蚤夜之有常曰
無不似天畀我杌將恤我後我固無以活之痛
哉是月己丑塋白沙菡園岡冢婦梁氏墓左志
其壙以畢予哀云生之異保之未至愧極生哀
哀極生媿何以寫之為壙記

封燕山左衛經歷張公墓表

公諱子真字伯大姓張氏家南海之西濬村自

西濬鼓柅竝南下得風水之便其至白沙一日耳余嘗聞公於番禺李禎德字曰有恒人少力田給數口無羸衣食不為耻晚歲既家裕又以其子官徵仕郎贈燕山左衛經歷公不色喜自奉養儉約如歷田時對鄉人輒自稱姓名以語篋命服不以新易故葛巾布裘曰吾素性乃爾即不爾吾敢忘吾初故公之度大一鄉一鄉人咸嗟以為有德余聞士不耻賤貧雖富貴而弗驕則不失義不離道入於患得患失碌碌為鄙

夫以是考公之迹而揆其所用心謂其無以異於今之人則吾不信也公積於家者厚矣余特表其大節以為世勸公以農業起家故自號曰稼軒示有初也塋西淋鄉之某原望之木已拱高其封若馬鬣題曰燕山左衛經歷者公之墓也考諱可達背公於娠鞠公于外氏以成者公之妣梁也生于洪武己酉卒天順辛巳壽九十有三妻何氏子男五長者某徵仕郎也次某某孫男八屬於余以表公之墓者徵仕郎所出丙戌

白汝子全集卷四
羅倫榜進士泰也近以宰沙陽政最被徵時
徵者類有御史之拜云

祭文

禱雨祭五方土神文代丁知縣作

六月不雨田苗將槁愆伏為災孰非天造探殃
所由誰實召諸惟令不令斯民何辜神不宥過
某敢辭死願沛甘澤以綏赤子

禱雨告各神文代丁知縣作

邦有常祀祀為邦主食民知報罔間今古神宜
惠民民實賴之彌月不雨苗則槁而某忝為令
我民是軫敬祈神休蘇我民窘

謝雨文代丁知縣作

今令所急者簿書期會而已政教不修何以為
邑徒食七品之祿以在民上安能使陰陽和風
雨時乎故若某者履任以來未及一載惟不能
修厥職而亢旱是憂幸賴天地神靈閔民之窮
降茲甘澤誠欣誠荷謹具牲醴用荅神賜惟神
尚終惠之使永有年

白沙子全集卷四
祭大忠祠文代丁知縣作

儼其堂堂沛其洋洋是謂正氣至大至剛上有
青天下有黃壤不亡者存薰蒿悽愴維茲仲春
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享

祭菊坡像文

先生宋代之名臣吾鄉之前哲卷舒太空之雲
表裏秋潭之月淮蜀委之而有餘凝丞尊之而
不屑故能効力於當年而全身於晚節猗歟先
生挺生南越廣厚深沉清通朗徹藐予區區心
馳夢謁稽首丹青點茲頑鐵庶幾百年不遠途
轍秋菊之芳寒泉之冽奚而薦之用表貞潔

祭先妣林夫人文

維弘治十年歲次丁巳冬十月己巳朔越廿又
一日己丑孝子陳某敢昭告先妣林氏夫人友
人刑部主事蘭谿姜麟肅具香一束帛一端俾
告夫人之墓焚之以表哀慕之誠謹以茶酒時
饌用申虔告

祭先師康齋墓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十一月日門人新會
陳某被徵赴闕道出劍江謹具牲醴告于先
師聘君康齋先生之墓曰於乎元氣之在天地
猶其在人之身盛則耳目聰明四體常春其在
天地則庶物咸亨太和綢緼先生之生孕三光
之精鍾河嶽之英其當皇明一代元氣之淳
乎始焉知聖人之可學而至也則因純公之言
而發軔既而信師道之必尊而立也則守伊川
之法以迪人此先生所以奮起之勇擔當之力
而自况於豪傑之倫也先生之教不躡等由涵
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下學上達日新
又新啓勿助勿忘之訓則有見於鳶魚之飛躍
悟無聲無臭之妙則自得乎太極之渾淪弟子
在門墻者幾人尚未足以窺其闕域彼丹青人
物者或未暇深考其故而徒摘其一二近似之
跡描畫之又焉足以盡先生之神某也生長東
南樞趨日少三十而後立志五十而未聞道今
也欲就而正諸而慙不及先生之存先生有知

尚鑑斯文尚享

祭太子少保朱公誠庵先生文代陶廉憲
作

烏虜公不爲矯矯亢亢以要譽於衆口而其端
方儉約以事乎其 upper 者足以爲忠不爲烈烈轟
轟以震耀於當世而其清靜簡易以臨乎其下
者足以爲功昔者兩廣盜賊充斥自西而東韓
公率師擣穴攘亮兵由義勝民以盜窮公來繼
之以守易攻陰慘陽舒相爲始終甚矣公之厚

於民而薄於躬也一食之費必計曰民其不聊
生一役之興必計曰民其不堪命故人之遂其
生養者若赤子之慕慈母人之免於塗炭者若
枯槁之遇春風某奉韓律未弛我弓公曰撫之
敢爲異同知我任我寔惟兩公

天子以公久勞於外還公於朝齒雖落而志則
雄食雖少而神則充於是乎竭股肱之力而効
臣鄰之職旁引善類以扶天地之元氣大明公
道以壽國家之命脉士以此望於公公亦以此

自期胡天之不憖遺俾公之功著於四方者雖
成乎昭昭之美而公之忠奮于

廟堂者未底乎赫赫之隆烏辱哀哉尚饗

祭誠庵先生文

維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丙午冬十二月壬申朔
越初八日己卯門人翰林院檢討古岡陳獻章
謹具牲醴粢盛庶品遣子陳景雲致祭于誠庵
老先生太子少保朱公之靈曰於乎昔我抱病
造公戎府公曰時哉毋戀衡宇賢才用世小大

有補長筇下山可以撐拄群龍在朝可以參伍
皇皇仲尼與世爲矩獵較不行然後去魯好高
欲速爲戒自古再拜謝公不我色許短䟽叩

天歸寧老母公曰嘻哉不忘陟岵甲辰之春公
委齋芥 帝命還臺以親四輔炳如日星衆目

所覩我貢尺書傾竭心腑公在 廟堂當爲砥

柱公去 廟堂當爲鴻羽公攬臺網閱兩寒暑
或弛或張或默或語迹公所爲誰奪誰予萬石
之鍾千鈞之弩我欲言之猶懼斧鹵胡天弗弔

禍來二豎於乎公乎是謂卷婁豈惟門生匹夫
匹婦遼哉柳陽欺我疾苦犬子執扈徃澆墓土
索紙題情涕下如雨於戲哀哉尚享

祭袁侍御文

思昔南京傾蓋而語垂二十年君出我處君由
進士宰邑太平再蒞宜興廉惠有聲遂簡霜臺
來巡弊省未至而孚姦吏縮頸頃以公務過於
白沙夜闌秉燭相對咨嗟君病未衰我衰而病
進退存亡必得其正與君論易託詩以宣君口
不言豈不謂然除虐救民負荷以往止于龍川
其勞可想或云非也無疾而萎道路流言將信
將疑惟君英明夫誰敢犯苟得其正死亦無憾
君司風紀寔茂才猷天佑下民而不少留吁嗟
君兮民之司命君子之窮小人之幸兼素之訃
繼此亦聞海門知己存者幾人烏虜哀哉尚享

祭陶方伯文

樹立大者不羈小節其行翩翩其光烈烈公攘
寇患于嶺西東百里大藩勞貫始終四十年來

枕戈捲甲力能誅夷威足鎮壓公在嶺表長城
是依公今逝矣人胡不悲某也於公雅匪朝夕
東望仙城有泪霑臆昔者枉棹扶病過予笑語
竟日放步徐徐將謂百年精力猶在別幾何時
忽此顛沛乖厓將去逸人復來一訣萬古豈偶
然哉世烈光前錦衣裕後俾公子孫世享其有
死生一致公何憾焉有未厭者六十五年惟天
命之窮達壽夭惟心安之泰山毫杪老病日益
跬步莫支敬陳薄奠以駕我私尚享

祭顧勉庵別駕

於乎昔倅我邦公才獨優徃貳端陽實惠一州
通達萬變可期一面止于郡僚督府之薦公車
翩翩愈勵愈騫一病不起孰云非天少有抱負
受知當路衆論同異孰識其故晚節不虧浩然
賦歸進退可觀吾寧不悲一息不至今其已矣
神乎洋洋歆此誠意

祭丁知縣彥誠

嗚呼登賢名於甲榜與多士而並馳試牛刀於

小邑稱庶物以平施耻溷溷以希合寧戚戚而
謀私嘗錚錚以陷獄亦蹇蹇而忘危故法不貸
於豪右而惠可及乎筮婺汛掃滯祠網維化典
載勸載懲條章顯顯雖小人之難化亦向風而
革面兩考于茲夙夜有常殷憂成疾二豎爲殃
方其在病斯民皇皇今其既往行路涕滂此見
好惡之公出於人心之天不容已君雖死而有
光念昔從游禮崇信篤旅魂何之遺孩在目扶
護者誰我力不足生死交情盡付一哭想英爽
之未亡故蒼蒿之可掬烏乎哀哉尙享

祭黃君朴文

於乎逍遙乎半月之舟留連乎澤垓之酒面圭
峯以放懷唱竹枝而拍手春月秋花卷爲已有
何百年之未半與衆木而同朽大塊無心孰天
孰壽消息自然匪物有咎委變化於浮雲達榮
枯於踈柳有肉在俎有羹在豆公死如生薦滿
一斗

祭李磐石文

白沙子全集卷四
三十
公鄉之父兄行也子弟輩事公于茲有年矣公坦直而不華約而有恒其中舒舒其於事得喪無大欣戚又不作富家翁樣巾屨雖極粗垢不耻也凡公之事如此人之詭譎侈靡者孰不笑之然公以此賢於鄉人遠矣烏乎哀哉尚享

為景易撰祭劉氏外母文

烏乎外舅之生二十八年奄棄之孤孰維其顛恭惟外姑守一秉貞勤儉始終家用不傾男女五人以母為命爰有室家內外各正古之賢母比德則同母於苑氏可謂有功自昔于歸迄乎就木德亦可師功亦可錄於乎哀哉尚享

祭伍光宇文

烏乎光宇麗麗而強其執則固其謀則方惟其篤於善也不忘乎一飯之頃故其向於道也寢近乎數仞之墻予觀之子久矣子初為人烈烈亢亢其味桂薑人不敢嘗世之病子者謂子好伐乖於和而軒於直予獨畏子感激而慷慨其才如此故變而至善也去故習如脫屣而人之

望之也若斷鴻天路之翱翔苟不纏於宿疾限於短命而肆其力於學也又焉可量哉使其辭煙霞而依日月展股肱而佐廟廊砥定海岳燮調陰陽下撫黎庶上佐元良吾不知子之究於用何如也至若犯顏敢諫正論堂堂可以引裾批逆鱗之怒可以折檻干刀鋸之芒直而不回死而愈光若是者非子之望而誰望耶古之榮於進者聽其言若可信也觀其色若可壯也至於臨死生利害之變鮮不回顧而彷徨故士之可貴者不于其身之彰于其志之臧不臧而彰匪事之常臧而弗彰庸或何傷古之豐于才而畜于命者多矣奚獨子哉惟其不待生而存兮故不待死而亡夫既信其如此兮又焉論其行藏嗚呼光宇其何可忘

祭容彥禮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有一月己卯朔白沙先生門人容彥禮之柩以明日庚辰發引將就窆于大田先生許爲之墓銘而未具乃命其

白汝子全集卷四
三
子陳景雲持庶羞粢盛酒果致奠於彥禮柩前而告之烏虜士而好奇揆道則離士而無奇聞于時彥禮之生五十五年于茲矣彥禮之處乎宗族行乎閭里同不同者爲誰彥禮之希慕乎古而取法於今而誰與歸觀其所與而人之賢否可知彥禮之墓吾將徵於彼以銘之嗚呼哀哉

奠丘閣老文

於乎先生之志見于行事先生之言存於著述既大顯於當年必有聞於異代某一病多年老於林下足不至先生之門目不睹先生之書比歲得所遺瓊臺吟稿纔一編而已而何足以知先生之大全哉於乎有言依乎教有行槩乎道行由教宣言以道傳沒而有知尚鑑斯言

奠何教授文

於乎生之謂來死之謂徃徃來之間奚得奚喪河嶽星辰鼠肝虫臂小大則殊由其所遇載鳴教鐸載典文衡引年而休於乎先生

白雲子全集卷四
真舉人譚士直文

於乎士直遽至此耶天不與之年與之才將誰
咎耶彼碌碌者老無聞於世又何貴於年耶哀
哉尚享

真汪海北文

烏虜天馬行空步驟不凡自然世外衆莫能參
氣雄萬夫德罔二三予何人哉爲公指南脩古
日新懷沙匪堪譬彼世味其其所其江門秋月
廬阜晴嵐海北二年朝諷夕談如飲醇酒無日
不酣從事數至命我則慙我賦白洋句不待探
可以立懦可以激貪雖有百鈞何足以擔擴而
充之奚適不堪烏虜千古在前萬古在後上下
四方誰無宇宙負大翼者其風必厚惡木道旁
往來莫覩昔人之交傾蓋如舊蓋不待傾金石
亦透天俾爾才不俾爾壽厥初受之今也奚咎
尚享

真梁貞文

於乎惟正思慕古之人師之非不足於才也歲

白雲子全集卷四
三四
月永謝於呻吟回翔今之世行之非無其志也
科第未殫其胸襟昔之來也碧玉樓中指蒲團
而語靜今之去矣白雲何處想鶴駕以傷心果
司命之在天不可以人力勝耶抑所養之未至
不可委之命耶今館中之士求如惟正者守一
而歿蓋亦希矣薄俗移人始終殊歸不自知其
非也於乎哀哉尚享

奠表兄何處素文

維弘治八年歲次乙卯四月甲寅朔越二十一
日甲戌孤哀子陳某謹以特牲柔毛粢盛酒果
遣子景雲等奠于表兄處素何君之靈曰當披
髮袒跣之初聞兄之訃兄不幸屬纊與先妣同
日某摧裂肝肺之餘無由徃哭烏虆哀哉烏虆
痛哉兄年七十不爲不壽兄有二子不爲無後
死生晝夜萬物芻狗復何言哉尚享

奠謝伯欽文

烏虆伯欽知吾言否六十年中通家之舊親我
事我栖栖自幼情若兄弟爲足爲手吾行東西

白沙子全集卷四
三五
不離左右矢心靡它乃君之厚庭有佳植雪霜
爲寇如何弗顧身木已就遺憂孔深奚測奚究
積善餘慶反躬可久苟無令人天損必受誰其
憂之不負良友於乎哀哉尙享

告羅一峯墓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十月某甲子白沙陳
某應 徵起赴京行過永豐謹具酒果庶羞告
于亡友一峯羅先生之墓曰嗚呼先生今曷爲
而往始曷爲而來處則畎畝之逸民出則文章
之鉅魁其洞徹不欺之心炳中天之杲日而轟
動出群之氣殷百蟄之春雷知先生者儼先生
于北海不知先生者謂松栴弗類反見目于榆
槐先生見賢必親聞善必錄遇惡必推存而知
亡過而能裁隨時變化有闔有開而平生念慮
所存其大者正君正 朝廷正三綱正萬民正
四方皇皇之憂耿耿之忠則致死而勿頹貧賤
而不為戚患難而不以回成化己丑之夏予遇
先生于南畿盍簪之謹忘形爾汝既三宿而後

別去屢反顧而徘徊先生贈予南歸之文予處
先生草亭之什既而各申其戒曰我不枉已君
無鑿坏孰謂先生去官而死曹溪之約不遂麗
澤之資何有而今而後復仰望於何誰於戲惜
哉宿草之墓朋友弗哭禮之常也非予與先生
之宜也先生有知歆此絮醅尚享

真容彥昭文

白沙先生聞容生彥昭將歸窀穸遣子景雲持
炙鷄之奠告于彥昭之靈曰烏虜彥昭顏子之
壽過于彭祖王公之樂不如匹夫彥昭居吾門
不可謂不久矣四十一而亡不可謂夭矣已矣
乎吾將以悼彥昭者自悼而又以悼衆人乎烏
虜哀哉尚享

真容彥潛文

白沙先生聞容生彥潛之卒遣其子陳景易具
隻鷄酒果致奠於容生柩前而告之曰俯江流
而嗚咽望雲山而徘徊歎一生而已矣悵獨立
以興哀游好幾時音容永謝致奠一觴有淚如

白沙先生集卷四
三十七
瀉尚享

奠伍光宇文

壬辰歲首月之二日某甲子白沙陳某過亡友
伍光宇尋樂齋撫物興懷潜然瀉涕遂命子景
雲持炙鷄絮酒奠于南山之廬而哭焉烏虜光
宇遽至此耶去年今日版築尋樂其聲登登隱
然在耳手植庭蕉上墻綠逐日新光宇何之斯
文一縷千鈞我輩三綱五典左顧右盼兩壁間
聯句想見當時負荷一段精神耿耿不滅天道
予善斯人也而不永年烏乎哀哉尚享

告伍光宇文

成化壬辰夏六月戊寅白沙陳某奉柬于亡友
伍光宇之靈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某平生於
光宇至誠相與無異骨肉不辜光宇早世某在
何敢以死生相背凡百舉措一如光宇存時近
日家塾刊拙書真草百餘字與諸生臨寫尚有
板四隅匡郭未整欲借安仔刀斧一日又所卜
屋後山近請得李立武來看云此地三台落穴

有氣是可藏矣敢告新刊孔易來鶴亭詩并拙
作數首奉去冥覽

賦

湖山雅趣賦

丙戌之秋余策杖自南海循庾關而北涉彭蠡
過匡廬之下復取道蕭山泝桐江艤舟望天台
峯入杭觀于西湖所過之地盼高山之漠漠涉
驚波之漫漫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間當
其境與心融時與意會悠然而適泰然而安物
我於是乎兩忘死生焉得而相干亦一時之壯
遊也迨夫足涉橋門臂交群彥撤百氏之藩籬
啓六經之關鍵于焉優游于焉收斂靈臺洞虛
一塵不染浮華盡剝真實乃見鼓瑟鳴琴一回
一點氣蘊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其自得之
樂亦無涯也出而觀乎通達浮埃之濛濛游氣
之冥冥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以獻
其一哂而况於權爐大熾勢波滔天賓客慶集
車馬駢填得志者揚揚驕人於白日失志者戚

戚伺夜而乞憐若此者吾哀其為人也嗟夫富
貴非樂湖山為樂湖山雖樂孰若自得者之無
愧怍哉客有張璫者聞余言拂衣而起擊節而
歌曰屈伸榮辱自去來外物於我何有哉爭如
一笑解其縛脫屣人間有真樂余欲止而告之
竟去不復還噫斯人也天隨子之徒與振衣千
仞岡濯足萬里流微斯人誰將與儔

止遷蕭節婦墓賦

昔兵戈之攘寇盜兮孰偃偃而握之符號令紛
其不一兮汨珠玉于泥塗抹之亂之執兵之狗
而慾兮胡寧知耻而畏誅若美人兮宗廟之瑚
毋我即帶兮毋我捫袪毋我執手兮手可斷而
不可污奮犬豕之罵以冒刃兮貌凜凜其若蘇
死則快兮生安用諸嗟此烈婦兮彼丈夫弗如
丁侯為縣兮德教用敷表貞塚兮營祭畬行路
嗟嘆兮揭聲教於海隅蠢茲弗畏兮託日者以
為誣欲改封以自便兮動有識之長吁匪今侯
之繼軌兮隳四尺其奚辜我將告外史兮筆之

于書

贊

忍字贊

七情之發惟怒為遽衆逆之加惟忍為是絕情
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
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
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銘

世賴堂銘

恭惟我祖渭川府君所立殊衆七十八年漢陰
抱瓮自是以來我家用開堂以世名德音孔恢

家廟鍾銘

其質重其聲遲其動靜有時永以為神之依

丁氏祠堂鍾銘代彥誠作

出佛山冶入濟陽堂厥聲鏗鏘震于無疆

改鑄邑譙樓鍾銘并序

費而不傷壞則有成同百里之聲存萬世之經

我民不信視此鍾銘

鍾始造模而丁侯卒惜侯
之志不及成此銘亡後有

繼之者何以
考故錄之

啓

聘啓

成化癸巳二
月代兄作

伏以持鈍舌者必淡顏良易投於正士工巧言者宜令色每見悅於常流蓋夙分之雅同豈強能而苟比茲者幸遇尊親家鄭處士閔閱偉而着眼高不鄙小弱弟某秀才章句踈而用心苦是故聲氣之相感庶幾物我之相忘雖首院以難諧必東床而獲選鄭高楊郭奉板貴邑之甲

科馬聶鍾容徒竊弊鄉之商品適伴四姓敢贊一言此不往而彼不來陰則升而陽則降慙魚緘之莫罄念鴈幣之宜將浩矣滄溟寧卻一蹄涔之水魏哉太華何辭五弓許之陵乞箋起居用慰注仰謹奉啓不宣

又

成化辛卯
十二月作

文啓伏以得陋巷顏一瓢趣味儘殊于俗尚著清門羅三字品題蓋屬于鄉評惟此翁之可人宜吾弟之有室始者曠十年而莫遇訪尋顧屑

白沙子全集卷四
四二
屑于執巾茲焉比兩姓以克諧期待乃惓惓于
舉案正將求閨門之助必無忝伉儷之名至誠
斯合于天人素志何疑于夢卜片言賜允束帛
宜先懷素履而仰高山躋攀絕矣接清絃以奏
流水風韻悠哉謹奉啓不宣

請期啓

成化辛卯十
二月代兄作

文啓伏以鸞膠續好庶幾無擇於高明鴈幣將
誠蓋已不嫌於菲薄遂入芝蘭之室况逢桃李
之晨須傳采牘以求通當載墨車而攝盛斯文
未喪故事宜遵絕言資送之有無盡屬去來之
感應遲佳期之甚邇庶獲瞻依承至况之匪加
奚勝悚息謹奉啓不宣

與李宗

成化壬辰正
月代兄作

文啓猥蒙不鄙弱弟某遂茲室家之願實吾子
之惠幸甚幸甚某以序次當爲主人不得詣吾
子躬專請也倘吾子不憚勛於路而以歸羅氏
子於白沙某也則願吾子之終賜愛焉

說

菊逸說

草木之品在花桃花於春菊花於秋蓮花於夏
梅花於冬四時之花臭色高下不齊其配於人
也亦然潘岳似桃陶元亮似菊周元公似蓮林
和靖似梅惟其似之是以尚之惟其尚之是以
名之今之托於花者吾得一人焉吉水處士張
某號菊逸蓋賢而隱者屈子曰飡秋菊之落英
陶子曰秋菊有佳色氾露掇其英皆以菊為悅
者也皆古之賢人也菊之美不待贊菊花之美
而隱者也某之托於菊也亦不待贊

素馨說

草木之精氣下發於上為英華率謂之花然水
陸所產妍媸高下美惡不等蓋萬不齊焉而人
於其中擇而愛之凡欲其有益於事非愛之而
溺焉者也產於此邦曰素馨者香清而體白郁
郁盈盈可掬可佩貫四時而不凋供一賞而有
餘亦花之佳者也好事者致於余余既愛之遂
益究其用取花之蓓蕾者與茗之佳者雜而貯

白鴻子全集卷四
之。又於月露之下掇其最芬馥者置陶瓶中經宿以俟茗飲之入焉。然則是花之用於人雖不若麻縷之與菽粟然。蓋亦不為無用也。人之資於麻縷為其可以溫也。資於菽粟為其可以飽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今是花也。吾取焉。姑以其能郁郁盈盈少裨於茗耳。雖不汲汲可也。不汲汲由用之可已也。使是花之於人如麻縷之與菽粟然。又安可已哉。可已而已。不可已而不已。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於道其庶幾乎治國其庶幾乎

大頭蝦說

客問鄉譏不能儉以取貧者曰大頭蝦。父兄憂子弟之奢靡而戒之亦曰大頭蝦。何謂也。予告之曰。蝦有挺鬚瞪目首大於身。集數百尾烹之而未能供一啜之羹者。名曰大頭蝦。其美不足豐乎。外餒乎中。如人之不務實者。然鄉人借是以明譏戒義。取此歟。言雖鄙俗。明理甚當。然余觀今之取貧者。亦非一端。或原於博塞。或起於

鬪訟或荒於沉湎或奪於異好與大頭蝦皆足
以致貧然考其用心與其行事之善惡而科其
罪之輕重大頭蝦宜從末戒譏取貧者反捨彼
摘此何耶恒人之情刑之則懼不近刑則忽博
塞鬪訟禁在法典沉湎異好則人之性有嗜不
嗜者不可一槩論也大頭蝦之患在於輕財而
忘分才子弟類有之蓋其才高意廣耻居人下
而雅不勝俗專事已勝則自畋獵馳騁賓客支
酬輿馬服食之用侈爲美觀以取快於目前而
不知窮之在是也如是致貧亦十四五孔子所
謂難乎有恒者是也以爲不近刑而忽之故譏
其不能自反以進於禮義教誨之道也孳孳於
貧富之消長錙銖較之而病其不能者曰大頭
蝦此田野細民過於爲吝而以繩人之驕非大
人之治人也夫人之生陰陽具焉陽有餘而陰
不足有餘生驕不足生吝受氣之始偏則爲害
有生之後習氣乘之驕益驕吝益吝驕固可罪
吝亦可鄙驕與吝一也不驕不吝庶矣乎

禽獸說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
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
衣服能行淫慾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
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
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批荅張廷實詩箋

首章似胡文定解春秋以義理穿鑿二章發揮
得道理極致非所敢當然此心亦自不能已願
與公共勉之三章仙術多門姑置勿論然興致
高遠者非此無以托古有留意於參同契而爲
詩則斥以盜竊四章箋得之余清老唱道歌云
世間膏火煎熬可厭亦在其中五章要看第二
句與第四句相應親切六章醉以溷俗醒以行
獨醒易於醉醉非深於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
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夫七章
其失與首章同黃涪翁大雅堂記似爲此箋發
者正詩家大體所關處不可不理會大抵詩貴

平易洞達自然含蓄不露不以用意裝綴藏形
伏影如世間一種商度隱語使人不可摸索爲
工欲學古人詩先理會古人性情是如何有此
性情方有此聲口只看程明道邵康節詩真天
生溫厚和樂一種好性情也至如謝枋得雖氣
節凌勵好說詩而不識大雅觀其註唐絕句諸
詩事事比喻是老少牽強多少穿鑿也詩固有
此體然專務爲之則心已陷於一偏將來未免
此弊不可不知八章不知馬其失在人不在馬

少知進退去就而已者亦未以馬稱也平湖之
進吾惜之九章珠珮用鄭交甫事十章箋得之
詩從後定本統論好非但拙作所能當持以論
詩可矣槩觀所論多只從意上求語句聲調體
格尚欠工夫在若論詩家一齊要到莊定山所
以不可及者用句用字用律極費工夫初須訪
古久而後成家也今且選取唐宋名家詩數十
來首諷誦上下効其體格音律句句字字一毫
不自滿莫容易放過若於此悟入方有蹊徑可

尋自南莫容易滋益未公謂公才德超群可
傳狀

羅倫傳

弘治癸丑三月作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彞正江西永豐人宋
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
所回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
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
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
執政欲截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

一為翰林脩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

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
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
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
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
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
以犯顏切諫為大救時行道為急其負荷之重
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
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

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為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雖以此為人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脩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竒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為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壠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知之也論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也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為狂何足怪

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丁知縣行狀

成化丙戌七月代容珪作

侯姓丁氏名積字彥誠別號三江漁樵人家寧都之西關丁氏系出丹陽司馬司馬之後世有顯人魯祖某祖某父某皆隱德弗仕魯祖妣某祖妣某妣某侯生有美質自少岐嶷入邑庠補弟子員挺立不為時輩所喜登成化戊戌進

士明年出知新會縣新會廣藩巨邑素號難治侯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喜曰吾得所師矣侯之同年梁編脩儲李主事祥皆先生門人侯請書以為先容比下車未視篆即上謁先生欲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先生每避還之凡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四方學者往來白沙之門侯聞林縣博光張進士詡至必欣然往會旦夕聽其議論若渴得飲焉與一峯羅先生雖素昧平生然每思慕其賢訃聞專使走湖西致奠捐俸金

以助墜事其尊賢樂善無間於存亡如此有中
貴弟梁長責民償逋過倍復妄訴之侯侯廉知
其情繫長獄悉追貸券焚之由是權豪縮頸是
是非非苟罹于法雖素親愛不少貸未踰年民
大趨令侯於干謁之來屬詞色以拒之甚者揭
其姓名以示衆嚴賭博竊盜之禁既寘于法復
大榜其門曰某賭博某竊盜之家月朔令赴縣
庭聽戒諭俟其悔然後去其榜其良家子弟陷
于賭博者侯悉聚之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為
講解冀變化其氣習嘗為民辯冤忤當道繫獄
且危百姓惶懼欲用計為侯解侯示以手書曰
君子但求無媿於心而已禍福之來有命爾等
慎勿妄動以貽我羞有積年起滅詞訟者官司
病之莫敢誰何侯盡擒之斃于獄侯尤善節財
用前此上下往來非誼之餽一歲所費無筭民
苦之侯痛革其弊蓋異時當甲首者均平錢悉
貯于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曰當月錢官吏里
胥乘時侵剋每歲雖單丁小戶所費亦至五六

千餘貧者鬻子女故逃亡者衆侯爲處當每丁
派均錢月支里胥供用備足外不妄科一錢每
歲甲首納均平錢畢即歸田畝更不令在縣當
月白沙先生樂歲詩云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
終年不到衙蓋實錄也民窮於侈且僭侯爲申
明洪武禮制參之文公冠婚喪祭之儀節爲禮
式一書使民有所據守每鄉擇老成者數人主
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都老馬廣爲衆
所推讓侯於元日進廣於庭率諸鄉老再拜謝
之春秋祭祀品物牲牢極其精潔役者悉令沐
浴更衣然後將事俎豆既陳侯周視行列必極
其整方止壬寅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侯憂之
曰此令之責也遂於圭峯絕頂築壇禱雨時當
酷暑山氣鬱蒸侯晨夕齋沐伏壇下致禱凡七
日未雨羸甚左右進曰軀命所關可以少止侯
呵曰民得雨吾病何憾至八日暑氣愈熾侯觸
暑跪壇下衣汗浹踵大風忽作卷爐中火著侯
衣略不爲動雨遂迸空下左右張蓋侯命撤之

白沙子全集 卷四
衣盡濕翌日雨止侯復禱至十有一日雨足乃
已如是者凡三次焉節義所關或廟或墓各置
祭田擇人守之如大忠祠置田二百餘畝節婦
何氏莊氏蕭氏等墓置田共一頃六十餘畝民
所敬事者惟脩復里社一壇而已其不載祀典
之祠無大小咸毀之此其政蹟顯著之大者一
念終始在民既得疾羸甚猶日究心於民事朋
友遺之書不能止遂卒于官侯生正統丙寅十
二月初十日至是卒年四十一也配羅氏生子
男二人長曰一芳次曰某生於公卒之五月女
二俱幼侯卒之日民相弔哭於途歸德里有一
嫗夜哭于家隣人怪而問之曰來年甲首到丁
大人死吾殆不能聊生矣是以哭至今邑人之
思侯者甚於在任之日雖古桐鄉之遺愛不是
過也珪邑人也侯之善政善教皆所親覩故為
狀其行以俟他日觀風者采焉謹狀

伍光宇行狀

君諱雲字光宇系出汴梁伍氏先世仕宋為嶺

南第十三將曰氓之子始來新會至君爲若干
世世爲士夫家君自少軒整有志於世無所屈
讓與人語惟其所欲言語輒語必竭乃已或忤之
爭必務勝人有善好之若出諸已已所欲爲必
以強人爲之垂四十始交於余余之所可君亦
可之余之所否君亦否之惟余言之適從南山
之南有大江君以意爲釣艇置琴一張諸供具
其中題曰光風艇遇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一色
君乘艇獨釣或設茗招余共啜君悠然坐艇尾
賦詩傲睨八極余亦扣舷而歌仰天而嘯飄飄
乎任情去來不知天壤之大也所居之北爲巖
亭高不盈一丈其中間寂視之窈如也而君以
風疾未除齒髮日耗其爲學也蓋不能無日暮
途遠之憂便杜門息交不擇遠近爲趨舍凡平
居一切與往還者皆抗顏謝焉入處于亭焚香
正襟趺坐竟日聞者異之別於白沙築草屋三
間號曰尋樂齋與巖亭往來居之蓋自成化庚
寅之冬至明年首夏凡四閱月無日不在尋樂

白沙子全集卷四
始與家人約云吾不可去白沙吾其齋戒有事
于家廟吾疾作須扶持吾乃歸一日二日小健
吾當返慎無以家事累我既而果如其言學主
力行與之語雖不便了而能鞭策益力肯擔負
矻乎不移前此惟務意氣勝人不自覺東凡出
藩籬事亦無所不為至是痛自懲艾痛自改革
嘗激昂厲聲語云雲不自樹立為人不如死曉
夕約已以進有所弗及無所憚劬焉間與余論
為文必曰黃培翁題摹燕郭尚父圖畫之論書

曰兔起鶻落法語也知畫者必知書其惟蘇長
公乎至於詩則謂唐以下多近體古詩冲淡之
流吾其陶處士師乎凡此項皆君篤好而願為
之及其卒也十九無成則亦慨乎歲月之已晚
而其力之所及有未暇焉耳君篤於事死之禮
謂斯禮之興廢在人後世無以為籩豆之費則
不省者有以藉口乃告於季父絢洎伯兄裕割
田若干畝以供祀事權以所居第為祠有事於
此必誠必敬月旦十五日君率以夜半起衣冠

端拱立祠下以俟尊幼男女咸來無或敢不虔
歲辛卯秋始大營材為祠當病未亟時尚日經
度茲役將諏日始事語人曰吾息奄奄吾旦夕
死不可知惟是祖考之神所棲未有定處吾深
懼焉雖存一日不敢怠語斯須未畢痰湧出喉
中滾滾不絕如縷日夜且數升親舊憫其如此
咸勸之令止勿聽卒之前數夕焚香秉燭招余
與訣父兄子弟具在直云雲薄命雲負先生數
日遂卒卒之時年四十又七實辛卯十月十八
日也君娶某氏無子裕以其次子秉中為君後
云

題跋

跋清獻崔公題劍閣詞

弘治甲寅
十月作

萬里雲間戍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
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烽鏑天道久
應還手寫留屯奏炯炯寸心丹對青燈搔白髮
漏聲殘老來勲業未就妨却一身閑梅嶺綠陰
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恠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

白沙子全集卷四
五十七
歸夢到家山右調水調歌頭吾鄉先輩菊坡先生宋丞相清獻崔公鎮蜀時題劍閣即此詞也曩夢拜公坐我於床與語平生仕止久速偶及之仰視公顏色可親一步趨間不知其已翱翔於蓬萊道山之上欲從之上下而無由因請公手書公欣然命具紙筆烏虜古今幽明一理人之所見則有同異感而通之其夢也耶其非夢也耶今書遺其後七世孫同壽云

書思德亭碑後

成化八年壬辰夏廣右陶公由吾邑長進秩憲僉六年考滿如京師將行也諸父兄相與携思德碑文一首詣余請文以贈曰將以是考也諸父兄坐既定余撫碑歎曰嗟夫昔壬午之冬寇忽大至城下民被剽掠死者甚衆公方備寇于外報至哭徑歸及郊哭入城呼士卒慟哭撫之告以滅賊皆感激增氣捐軀赴難震動一邑此吾與諸父兄所共見也賊益充斥公由是建子城與民固守又量地遠邇連為營以塞四境要

害設守備之法內外戒嚴賊不敢犯民到今賴之允使吾兄弟妻子得免流離老稚謳歌田里與鄰壤異者公也公有識慮善揆度其所施為事務實而不為虛文故能取必于此經歷久遠民受其賜而公之功有成此吾與諸父兄所共知也公家廣右之鬱林去賊近吾邑在吾省之西南近省多饒資民賊利得之每歲入寇公渴之賊不得逞退過公先塋衆賊將伐木取坯土以懼公賴忠烈之靈震怒在天賊尋畏不敢近

嗚呼此公捨一家之危以易一邑之安吾與諸父兄所共聞也夫是三者之難能公實能之以惠吾民吾民所以頌公之德在此一片石則或聞之而不言或言之而非專豈諸父兄與作碑者之意耶公爲縣久其有勞於吾民不可具書蓋公之治民如其治兵因應隨機初無定體其治兵也如文士作文竒生筆端無事蹈襲故能使人畏之而率以取勝此皆公精神心術之奧之運人不可得窺故尤不可得書可見者跡之

白雲子全集卷四
五十九
顯者耳書其跡而民莫不信余是以冒言之以
補碑之弗及若夫迷臧贈言以勉當道此僚友
之分君子之任非吾與諸父兄之宜

書韓莊二節婦事

烏虜二氏之生其相去且千載韓故相國休之
孫女莊雷郡庶人妻貴賤雖殊其死於義一也
心事如青天白日皎乎其不可尚辭氣如大冬
嚴雪凜乎其不可犯是豈資學問之功哉是豈
嘗聞君子之道於人哉亦發於其性之自然耳

今之誦言者咸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故
臨利害比二氏乃能之學者故不能於此然則從
事於詩書反無所益彼之弗學乃能不壞其性
何邪是必有所以然者學止於誇多鬪靡而不
知其性爲何物變化氣質爲何事人欲日肆天
理日消其不陷於禽獸者幾希矣余讀二氏之
辭有感故錄而藏之

書孔高州平賊詩卷後

王別駕所爲孔高州平賊十二詩并圖說余覽

之嘆曰嗟夫太守誠有功於民也太守今進秩
憲副使其視民如傷必不偏於一隅安於一日
以爲足吾意副使之賢勞謙而不伐雖有同時
詠歌之美蓋未知其果樂聞之而首肯否雖然
或亟稱之必深願望之亦君子所不能已於言
也

書蓮塘書屋冊後

成化十九年春正月予訪予友莊定山於江浦
提學南畿侍御上饒婁克讓來會予白馬庵三
人相與論學賦詩浹辰而別侍御之兄克貞先
生與予同事吳聘君子來京師見克貞之子進
士性及其高第門人中書蔣世欽因與還往居
無何侍御官滿來朝予卧病慶壽寺之數人者
無日不在坐師友蟬聯臭味相似亦一時之勝
會也侍御示予蓮塘書屋圖山雲水石竹樹陰
翳恍然若蓮塘之在目藹然絃誦之聲盈耳也
予玩而樂之謂侍御曰地由人勝不勝誰傳周
茂叔濯纓於濂溪而世濂溪程叔子著書於龍

門而世龍門朱晦翁講道於考亭而世考亭今
婁氏居蓮塘宜世蓮塘使蓮塘之名有聞於天
下後世者婁氏也使婁氏有聞於天下後世者
婁氏自爲之非蓮塘也蓮塘之遇不其幸歟濂
溪以茂叔勝龍門以叔子勝考亭以晦翁勝蓮
塘以婁氏勝古人今人無不同也抑不知婁氏
之所脩而執之者同於古人否歟惡乎同乎同
其心不同其迹可也同其歸不同其入可也入
者門也歸者其本也周誠而程敬考亭先致知
先儒恒言也三者之學於聖人之道孰爲邇孰
知之無遠邇歟周子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問者曰聖可學歟曰可孰爲要
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遺書云不專一則不能
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見靜坐而歎其善學
曰性靜者可以爲學二程之得於周子也朱子
不言有象山也此予之狂言也婁氏何居焉予
以景泰甲戌遊小陂與克貞先後至凡克貞之
所修而執之者予不能悉也書予說於蓮塘圖

侍御質諸克貞先生以為何如

誡子弟

人家成立則難傾覆則易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家子弟才不才父兄教之可固必耶雖然有不可委之命在人宜自盡里中有以彈絲為業者琴瑟雅樂也彼以之教人而獲利既可鄙矣傳及其子託琴而衣食由是琴益微而家益困展轉歲月幾不能生里人賤之耻與為伍遂亡士夫之名此豈嘗為元惡大憝而喪其家乎才不足也既無高爵厚業以取重於時其所挾者率時所不售者也而又自賤焉奈之何其能立也大抵能立於一世必有取重於一世之術彼之所取者在我咸無之及不能立諉曰命也果不在我乎人家子弟不才者多才者少此昔人所以嘆成立之難也汝曹勉之

示學者帖

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

白沙子全集卷四
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
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
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爲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恒
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
安知已之所執以爲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
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能如顏子
之無我未免是已而非人則其失均矣况自古
不能無毀盛德者猶不免焉今區區以不完之
行而冒過情之譽毀固其所也此宜篤於自修
以求無毀之實不必以爲異而欲聞之也昔呂
蒙正拜副相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乎同
列欲詢其名遽止之曰知當終身不忘不如勿
聞賢者所存固異於人也諸君亦宜念之

手帖

讀一之自罰帖所謂喜三代之餽羊猶存也此
舉雖過然究其爲心盖亦可憫且自罰之辭甚
實其進固未可涯也若夫久居師席不能致門
人於無過舉之地此則老夫之罪請附此於日

錄筭一過諸君其誌之

喻塾中帖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某今日方曉待深之道
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踈會以
增敬終身守此然後故舊可保請自今後朔望
免禮諸生在塾中者亦不勞進揖容珪持此紙
徃喻俾悉知余意

與容珪帖

絢等雖在門墻其與拙者之意實未相接徒以
名分相繫為美談耳雖然賢於吠雪者多矣廣
收而勿拒小警而大遺其諸全交與待衰俗之
意乎

書一之自罰帖後

此帖其實命之而云自書者貫不自以為過導
之使知悔也貫之此舉某初蓋以為可卒歸於
貫者貫主之托始於貫謀事愆義規畫無度皆
貫之失不容於公議故與士友共責之而不得
私焉其不可自恕者謹以書諸日錄矣自罰必

白雲子全集卷四
一年而後復者過之小大爲限復深責望之昭
仁示義殆亦孔門鳴鼓之遺意歟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逮其晚年進德極於高遠未
必非此門人之助而由之名光於後世矣則貫
其可悔哉

漫筆示李世卿湛民澤

昨夕樓上聞雨聲澎湃睡不能著枕因檢會鄉
里平時還往人十亡七八中間年及七十者才
一二餘皆六十而下四十蚤晚死者恒多烏虜
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
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
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耶浮屠氏雖異學亦必
以到彼岸爲標準學者以聖人爲師其道何如
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
歲月固不待人也

書漫筆後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
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

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辯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

跋沈氏新藏考亭真蹟卷後

張宣公城南雜詠廿首考亭朱子爲和之楊鐵崖評其詩謂宣公有古風思綴於考亭惟曰朱子之辭不敢評其信然耶抑別有所指不欲盡發之耶昔之論詩者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又曰如羚羊挂角無迹可尋夫詩必如是然後可以言妙近代之詩遠宗唐近法宋非唐非宋名曰俗作後生溺於見聞不可告語安得鐵崖生並世余將叩之其亦有以復我耶鐵崖補書宣公詩與文公真蹟併藏沈氏都憲公書來俾予題予既未及見因附論鐵崖之後如此云

跋梁曉挽李唐詩

曉爲詩悼李唐唐卒未娶無顯然悔尤皆以爲

幸然曉之於唐既送其往復迎其來何曉之不
憚煩也造化固無是理矣但如曉說苟無聖人
之德而有妻子之累雖曉不能以一日活世間
况於唐乎曉之爲人謀亦踈矣曉乎其自處可
也

跋張聲遠藏康齋真蹟後

先師康齋遺稿某藏之十二年矣出入必偕天
順初先師膺聘入京途中紀行諸作皆當日手
書寄白沙凡七紙成化己丑春三月行李出北

京是日次于析木之店以示東吳張聲遠鏤一
見驚絕閱之竟日不目瞬以手撫弄以口吟哦
其憐之割一紙是歲六月過清江以手書問先
師尚無恙也明年秋鏤書來求跋又二年壬辰
二月豐城友人始以訃來先師之卒在己丑十
月至是三易歲當鏤求跋語時屬續來一年矣
烏虜悲乎先師道德名譽傾一世婦人小子知
之華夏蠻貊咸知之平生愛一字一辭不以假
人某之所得徒以一日在門下然誦其言想見

其丰采而得其為人則宜其有惕然而感勃然而興者矣某猶望此於百世之下况其邇者乎後生可畏羨其念諸門人某謹識

跋漳州功德碑後

漳州姓張名瓚字德潤別號兩山居士番禺人

謂之
父也

讀漳州功德絕句云罷守三州卧兩山漳州面目此碑間郡人欲識蒙庵老也傍斯文捉一班作碑者林蒙庵曩於京師見其人慎許可人以是信之今直靠他作證明師也蒙庵見拙詩想為抵掌但未知肯勒於碑陰否也

論詩不易

宋歐陽文忠公最愛唐人遊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又愛一人送別詩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云脩平生欲道此語道不得朱文公謂今人都不識此等好處是如何二公最知詩者也後人誠未易及如此兩聯予始因歐公歎賞之至欲求見其所以妙如歐公之意了不可得徧問諸朋友無知者徐取魏晉以下諸名家

所作凡爲前輩點出者反覆玩味久之乃若粗
有得焉間舉以告今之善言詩者亦但見其唯
唯於吾所已言者而已吾所不言者彼未必知
也夫然後歎歐公之絕識去今之人遠甚而信
文公之言不誣也噫詩可易言哉

書自題大塘書屋詩後

予既書婁克讓蓮塘書屋圖後蔣世欽繼之以
大塘書屋之請予賦五言近體一章既以荅世
欽世欽少之予乃究言詩中之旨首言大塘書

屋乃中書蔣世欽所建頷聯言爲學當求諸心
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爲之主徐取古人緊要
文字讀之庶能有所契合不爲影響依附以陷
於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頸聯言大塘
之景以學之所得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澈則必不能
有見於一動一靜之間縱百揣度祇益口耳所
謂何思何慮同歸殊塗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
信而自得也未聯借方士之丹以喻吾道之丹

卒歸之龍門者明其傳出於程子而人未之知也拙見如此未知是否然予於世欽不可謂無意矣所病者辭采不足以動人耳世欽胡為而少之予以世欽厭夫為文字章句之學者勇於求道不耻下問於予予是以重言之謂予俯仰於時姑喋喋以塞夫人之意非予所以處世欽也

速勾丁知縣廟疏

立一祠既以表茂宰之賢又以見吾鄉尚德慕義一唱百和視死如生又孰不咨嗟而歆羨其美耶且報往可以勸來此祠立必有聞義而興起者問所由來鄉諸父兄子弟不忘舊令之德章與有榮矣幸甚幸甚即辰春日布和工匠畢集其告諸義士及是時慨然念此舉之不易發誠心而共濟幸無辭曰姑俟來日區區不勝至禱

書鄭檢討所編劉閔札後

此吾翰林鄭先生廷綱取其平日所得於其友

劉閔子賢手書會而編之以爲此卷子賢嘗以孝行聞于鄉之人今閱此卷意其天資可與共學而鄭先生不没人善也皆可敬中間一簡告鄭先生以處貧之難吾獨惜子賢之困於不足無所於謀也三旬九食亦昔人之常事必不得已而干人雖謀於鄭先生可也而徒告之難鄭先生豈難於濟人者哉觀者疑焉雖不以編入可也

書鄧政求濟帖後

於乎勢利爲市朋友道絕昔人所能者例不可望於俗輩政之號不足於余固其所矣惜予貧且賤無以副政之請此昔人所謂旋渦底佛安能救落水羅漢不然余之所欲濟與所識求濟於余者多矣豈獨政哉雖然政於余無一日之雅奚以亮余之能惠予負政多矣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如夫子政其廣求之必得一士如予而無予之貧賤政其庶幾乎撫紙太息書其後歸之

書玉枕山詩話後

余又有回龍寺夜坐詩云孤燭江邊寺疎鍾雨
後天愁人知永夜遠客惜流年不買南安酒留
充玉枕錢床風無意緒吹斷藥鑪煙第三聯亦
以玉枕而發東海乃不收入詩話中偶忘之耶
東海平日自謂具隻眼能辨千古是非人物而
近遺夫康齋又何也康齋易知耳予年二十七
游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
以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

仞之壁蓋一代之人豪也其出處大致不暇論
然而世之知康齋者甚少如某輩徃徃譏呵太
甚群啄交競是非混淆亦宜東海之未察也微
吾與蘇君今日之論則東海之康齋其為晏嬰
之孔子乎了翁之伯淳也噫成化壬寅九月二
十八日新會陳獻章在南安橫浦驛讀東海先
生玉枕山詩話秉燭書此于蘇君卷中

書鄭巡檢詩卷後

吾邑沙岡巡檢鄭榮官滿告歸持此卷過白沙

白雲子全集卷四
七
乞詩榮莆人也壯而仕老而休賢於不知止者
予既贈之詩復錄近作七絕於此莆有大理黃
先生故人也榮見問我以此卷呈之

題吳瑞卿采芳園記後

歲云暮矣冬雨淒淒牛僵馬危商旅不歸號寒
啼饑窮民怨咨采芳何為將以遺所思所思在
遠道天寒日短誰為致之不如待時時維仲春
陽道既亨萬物得時和風披披人情熙熙博采
衆芳汎汎輕航駕言出游不泥一邦雲龍風虎
其傳自古而德之所被人將化之如赴壑之水
汨汨洋洋不亦深乎瑞卿天下未有不本於自
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
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詘信與道
翱翔固吾儒事也吾志其行乎猗歟休哉

題余別駕中流砥柱圖後

別駕余先生命余題中流砥柱圖余讀彭秋官
序文雖非正說此圖而意已足末舉元貞事一
段結果尤警策有力故予倣其意而切言之蓋

不言則已言必欲其有益於別駕非相啖以利者也故不爲諛辭其辭曰使君使君不厭真使君爲臣莫愛身使君不以榮落爲訕信死生爲戚忻而以嗜欲爲伐性之斧斤千秋萬歲難磨滅乃見中流砥柱人

偶書遺湛民澤龔曰高遊羅浮者

仙人譚景升詩云蓬萊料想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羅浮海上山葛仙治之真蓬萊哉方竹君入手振之鏗然有聲上撐天下拄地四方惟意所如諸君即日東遊度鐵橋登飛雲坐黃龍嘯明月是真神仙矣譚生豈欺我哉久矣吾夢長髯翁遺予羅浮山畫四百三十二峯一囊括之開半面以待遊筇之入

次王半山韻詩跋

一日忽興動和得半山詩一十八首稿寄時矩收閱作詩當雅健第一忌俗與弱予嘗愛看子美后山等詩蓋喜其雅健也若論道理隨人深淺但須筆下發得精神可一唱三嘆聞者便自

鼓舞方是到也須將道理就自己性情上發出不可作議論說去離了詩之本體便是宋頭巾也大槩如此中間句格聲律更一一洗滌平日習氣渙然一新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作詩亦正用得著也批判去改定乞再錄來見示爲幸稿中有工拙請下一轉語以觀識趣高下可乎

書和倫知縣詩後

屠沽可與共飲而不飲彭澤公田之釀古之混於酒者如是與獨醒者不相能而同歸于正雖同歸于正而有難易焉醒者抗志直遂醉者韜光內映謂醉難於醒則可今之飲者吾見其易耳非混於酒而飲者也烏虜安得見古醉鄉之逃以與之共飲哉

送張方伯詩跋

某嘗謂作詩非難斟酌下字輕重爲難耳如此詩第五句清字既研于心又叅諸友左揆右度終不可易而非公九載之守不渝某亦豈敢孟

浪蓋一字之下其難如此詩其易言哉

書法

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竒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

白沙子全集卷之四終



